



類函 五三



百十一設官  
百十二設官

1加<sup>3</sup>  
427  
f3





門 4 3  
浦  
在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八日  
由諸田一人贈  
山田一資  
郎君以

早稻田圖書印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一

設官部五十一

刺史

州佐總裁

別駕

治中

典部書佐

祭酒從事附

從事

刺史一

**原**杜氏通典曰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有九州舜置十二州有牧夏為九州牧殷周八命曰牧秦置監察御史漢興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出刺史并督監察御史武



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詔  
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焉居部九歲舉為守相成帝綏和  
元年以為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  
更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哀  
帝建平二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 後漢光武  
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外十二州各一人其一州屬司  
隸校尉漢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中興所治有  
定處舊常以八月巡行所部常以秋分行部郡國錄囚  
徒考殿最不稱職者為殿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  
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皆有從事史假佐建武十一年  
初斷州牧自

還奏雖父母之喪不得去職元嘉元年初聽刺史二千  
石行三年服延熹二年復  
斷或謂州府為外臺謝夷吾為荆州刺史第五倫薦之  
伯為九冠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惟置牧是時天下方亂  
豪傑各欲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領州牧  
州牧之任自此重矣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  
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即  
位用法明察不復委三府故權歸舉刺之吏李膺為青  
州刺史守  
令畏威明魏晉為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  
間風棄官為持節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領兵者武冠  
而晉罷司隸校尉置司州江左則揚州刺史自魏以來



庶姓為州而無將軍者謂之單車刺史庶姓謂非帝族凡單車

刺史加督進一品都督進二品不論持節假節晉制刺

史三年一入奏甲午詔書曰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之宋與

魏同梁刺史受之明日辭宮廟而行皆持節後魏天

錫二年又制諸州置三刺史皇室一人異姓二人比古

之上中下三士也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孝文太和

中次職令上黨王天穆世襲并州刺史又李崇為并州州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

發則擊之俄頃之間聲布百里遂多擒獲諸州置樓自崇始自後魏北齊則司州曰

牧而北齊制州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

自上上州至下下州凡九等後周則雍州曰牧而制

刺史初除奉辭之日備列鹵簿凡總管刺史則加使持

節諸軍事以此為常及蘇綽為六條之制初文帝秉魏

政令百官講習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

居官六條之例其畧曰其一先治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見理不明是以治民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其二敦教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郵獄訟其六均賦役靜帝大象元年詔總管

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隋雍州置牧餘州

並置刺史亦同北齊九等之制總管刺史加使持節至

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

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理一郡而已非舊刺史之職按魏置使持節節奉使官之任隋氏廢郡而以刺史牧人既非使官則合罷持節之稱其時制置不以名實相副為意仍舊存之後改為太守亦復不省所以使持節之

設官部

尚書省

刺史

三



名及於邊遠小郡  
乃不徵典故之失  
刺史縣令三年一遷  
諸有兵處則刺史  
帶軍事以統之  
煬帝乃別置都尉  
領兵兵不屬郡  
十四年改九等州  
縣為上中下三等  
煬帝大業初復罷  
州置郡為司隸臺  
大夫一人巡察畿  
內  
又有司隸刺史  
房彥謙嘗為之  
其刺史十四人  
巡察畿外諸郡亦  
有六條之置  
與漢六  
條不同  
從事四十人  
副刺史巡察每年  
二月乘輶巡郡縣  
十月入奏  
唐武德元年罷郡  
置州改太守為刺  
史而雍州置牧至  
神龍二年二月分  
天下為十道置巡  
察二十人  
一道  
二人  
以左右臺及  
內外官五品以下  
堅明清勁者為之  
兼按郡縣再朞而  
代至景雲二年改  
置按察使道各一  
人開元十年省十

七年復置二十二年改置採訪處置使  
其有戍旅之地  
即置節度使仍  
各置印天寶九年三月勅本置採訪使令舉大綱若大  
小必由是一人兼理數郡自今以後採訪使但訪察善  
惡舉其大綱自餘郡務所及治於所部之大郡  
至德之  
後改採  
訪使為觀察觀察皆并領都團練使其僚屬隨事增置  
分天下為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各因其  
山川區域為制諸道增減不恒使名沿革不一舉其職  
列則皆古之刺史云  
**增**文獻通考  
曰宋制諸州刺史無定員無職任特以為武臣遷轉之  
次序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諸州各有州刺史與古  
之州牧刺史大小頗異金州名不同設防禦者謂之  
防禦州設刺史者謂之刺史州元以州次於郡刺史  
不設明不設州刺史而州次於府各置官屬

設官部

官部

刺史

四



刺史二

**原**黃恭交州記曰秦兼天下改牧為郡監察郡縣糾遏非常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曰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行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郵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寵請託所監六條二

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寵請託所監六條二  
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寵請託所監六條二  
 曰武帝時田叔少子仁以壯勇為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舉刺三河奏事稱意又云王尊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又曰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博駐車決遣五六百人皆罷去如神吏驚不意博臨事乃

設官部

尉監負

刺史

五



至於此 又曰何武為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 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字細侯拜并州刺史行部至西河美稷百小兒各騎竹馬迎伋拜伋問曰兒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曰苦諸兒復送到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須期乃往 又曰周舉字貞先為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

人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 又曰皇甫嵩領冀州牧奏請一年租賑饑民民歌之曰天下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又曰种暘為益州刺史在職三年宣恩遠邇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諸國並貢前刺史卒後遂絕暘至乃復向化永昌太守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暘糾發追捕馳傳上言冀由是銜怒 東觀漢記曰李珣為兖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無所留清約率下席羊皮服布被 又曰段熲起於徒中為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旂



騎馬殷天蔽日連騎相繼數十里 謝承後漢書曰王  
闕遷冀州刺史闕性刻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賓客號曰  
王獨坐 又曰李燾為青州刺史發璽書於本縣傳舍  
乘法駕駢駟朱軒就路奏免四郡相百城怖懼悉豫棄  
官 又曰賈琮字孟堅為交趾刺史時州人屯兵反即  
移書告示使其安資業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使我先  
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乃以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  
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  
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  
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悚震 又曰百里嵩為徐州

刺史州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經甘雨輒注東海金鄉  
祝其兩縣僻在山間嵩傳駟不往二縣獨不雨老父干  
請嵩曲路到二縣入界即雨 又曰巴祗字敬祖為揚  
州刺史憤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滲曝用之處暝暗之中  
不燃官燭 又曰周乘為交趾刺史舉奏二郡穢濁太  
守屬縣解印綬棄官者四十餘城 魏志曰劉馥為揚  
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貢獻相  
繼數年恩化大行 又曰徐邈為涼州刺史立明訓禁  
厚葬斷淫祠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  
通荒戎入貢皆邈勲也 又曰田豫護匈奴中郎將領



并州刺史匈奴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 又曰陳泰字伯元爲并州刺史懷柔民彞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掛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付還之 又曰張旣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旣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 又曰賈逵字梁道爲豫州刺史逵曰州本監郡謂察二千石以下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於是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 魏略曰裴潛爲兗州時常作一胡床及去留以掛壁 王隱晉書曰山濤

轉爲冀州刺史自濤居州甄拔隱屈搜求賢才旌命所加三十餘人皆顯名當世冀州之士於是爲盛 又曰庾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乃心夙夜情存治道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 又曰庾翼都督江荆益三州刺史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年之中軍國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明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 又曰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州界有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者皆使廉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到水所酌而飲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重千金若使彞齊飲終當不易心 又曰山濤爲冀州刺史裴君秀與濤書曰處



方伯之任殊亦為高但論道之士不宜處外耳 晉陽  
秋曰胡質為荊州刺史子威自洛陽至荊州定省家貧  
自驅驢單行見父停十餘日臨歸質賜絹一疋為道糧  
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安得此質曰吾俸祿之餘故以  
為卿糧爾晉武帝問威曰卿孰與卿父清威曰臣不如  
也帝曰何以為不如威曰臣父清畏人知之臣清畏人  
不知 曹嘉之晉紀曰羊暨為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  
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 梁書曰蔡道恭字懷儉出  
為使持節右軍將軍司州刺史後魏圍司州會道恭病  
篤呼其兄弟及諸將曰以死固節毋令吾沒有遺恨令

取所持節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既不還朝欲與同誓  
可與棺柩相隨也 又曰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  
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有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既  
薨四州人裂裳為白帽哀哭送迎 隋書曰劉仁恩為  
亳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刑部尚書 會稽先賢  
傳曰綦母俊為交州刺史詔賜高山冠絳三匹擁節臨  
難授命立功討賊以報上心 三輔決錄曰蘇章為冀  
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案得其好貨乃設酒  
接以溫顏太守喜曰人各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  
日蘇孺文與故人歡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白奏事



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界肅清 又曰韋康代父為涼  
一作州刺史父出止傳舍康入官時人榮之 華陽國  
志曰趙琰為青州刺史有貴要囑託琰於廳事前置大  
器水發書投置水中無有所報 又曰郭賀字喬卿為  
荊州刺史有殊政百姓歌之曰厥德神明郭喬卿志正  
朝廷上下平明帝到南陽巡狩賜三公服勅行部去襜  
露冕使百姓見之以彰有德 增唐書曰姜暮拜秦州  
刺史高祖謂曰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  
答元功涼州之路近為荒梗宜弘方略有以靜之暮至  
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曰吾輩復見太平官府矣盜賊

悉來歸首士庶安之 又曰顏遊秦遷廉州刺史撫邨  
境內敬讓大行邑里歌之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  
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慰勉之 又曰太  
宗詔朝集使刺史以上升殿親問之曰卿等在州何以  
撫教定州刺史薛獻對曰老者國家所養臣每存卹之  
少者國家所使臣每勸誡之田疇荒廢漸加墾闢禮義  
既行產業咸振此皆稟之聖化非臣之力太宗曰如公  
之奏足稱循良清淨為政朕所望於公等也 又曰賈  
敦頤曹州冤句人也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  
每入朝盡室而行惟敝車羸馬羈勒有闕以繩為之見



者不知其為刺史也後轉瀛州刺史州界滹沱河及滹  
水每歲泛溢漂流民人敦頤奏立堤堰自是無復水患  
又曰田仁會永徽初累遷郢州刺史以善政聞時屬  
亢旱仁會自暴祈禱竟獲甘澤其歲大熟百姓歌之曰  
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為人上天聞旱田致雨山出雲  
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又曰開元十三  
年元宗令宰臣擇刺史之任必在得人許景先首中其  
選自吏部侍郎出為虢州刺史後轉岐州 又曰薛大  
鼎為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  
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

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  
州界卑下遂決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  
復水災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頤冀州刺史鄭德本俱有  
美政河北號鐺脚刺史 又曰敬暉除衛州刺史時河  
北新有突厥之寇方秋而脩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  
非粟不守豈有棄收穫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由是人  
吏咸歌詠之 又曰蕭定大曆中有司條天下牧守課  
績惟定與常州刺史蕭復濠州刺史張鎰為理行第一  
其勸農桑均賦稅逋亡復歸戶口增加定又冠焉 又  
曰段秀實為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



原鄭穎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清約率易遠  
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贏財退公  
後端居靜慮而已 又曰劉贊為歙州刺史以勤幹聞  
有老婦捃拾於叢林之間猛獸將噬幼女呼號搏而救  
之母予俱免本道觀察使韓滉奏為異跡加金紫之服  
累歲遷常州刺史 又曰李惠登授隋州刺史州遭李  
忠臣希烈殲殘後野曠無人惠登朴質不知學居官無  
枝葉率心為政皆與理順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  
之二十年間田疇闢戶口加諸州奏吏入其境無不歌  
謠其能 又曰韓愈為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

皆曰郡秋水有鱷魚卵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  
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  
投之秋水呪之是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秋水盡  
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無鱷患 又曰朱敬則  
為御史冉祖雍所誣貶授廬州刺史經數月代到還鄉  
里無淮南一物惟有所乘馬一匹諸子姪徒步而歸  
又曰許圜師轉相州刺史嘗有官吏犯贓事露圜師不  
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為廉士其  
寬如此 又曰齊瀚定州義豐人為汴州刺史河南為  
雄郡自江淮達於河濟舟車輻輳人庶浩繁前後牧守



治鑑類函卷一百一十一  
多不稱職惟倪若水與瀚皆以清嚴爲治吏民歌之  
又曰陽城爲道州刺史在州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罰者  
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道州土地產民多  
矮每年常配鄉戶貢其男號爲矮奴城憫其編氓歲有  
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貢民皆賴之  
無不感泣 又曰尹思貞爲青州刺史境內有蠶一年  
四熟者黜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八月至州見繭歎曰  
非善政孰能至於此乎乃表薦之 又曰馬燧改懷州  
刺史乘兵亂之後其夏大旱人吏失耕稼燧乃務脩教  
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

至秋界中生穰穀人頗賴之 又曰皇甫無逸爲同州  
刺史閉門自守不通賓客左右不得出門凡所貨易皆  
往他州每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  
人往將續之無逸遽抽佩刀斷衣帶以爲其炷其廉介  
如此 又曰呂元膺爲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常歲終閱  
郡獄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  
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以爲期吏曰賊不  
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  
感義相引而去 又曰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土俗以男  
女質錢過期則沒入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沒者仍出私



洪鑑卷之十一  
錢贖之歸其父母 又曰天授二年正月天后內出繡袍賜新除都督刺史其袍皆刺繡作山形繞山勒迴文銘曰德政惟明職令思平清信忠勤勞進躬親自此每除都督刺史必以袍賜之 又曰袁光庭者河西戍將天寶末爲伊州刺史祿山之亂西北邊戍兵入赴難關隴郡邑皆吐蕃所拔惟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賊百端說誘終不屈部下如一及矢石旣盡糧儲並竭城將陷沒光庭手殺其妻子自焚而死朝廷聞之贈工部尚書 又曰貞元初德宗以奉先縣令鄭珣瑜爲徐州刺史昭應縣令韋武爲遂州刺史華原縣令崔琮爲汝

州刺史藍田縣令韋貞伯爲舒州刺史蓋屋令李會爲郢州刺史錄善政也各賜馬一匹并彩物衣服以遣之 又曰劉禹錫授播州刺史御史中丞裴度奏禹錫母年八十今播州乃猿狖所居人跡罕至禹錫誠合得罪然其老母必至不得行則須與子爲死別傷陛下孝理之風伏請屈法稍移近處使得終養上曰夫爲人子每事尤須脩謹常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豈可以此論度不能對上曰我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忍傷其所親之心明日改授禹錫爲連州刺史 又曰崔珙太和七年正月拜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



使入謝帝問以撫理南海之宜珙奏對明辯帝深嘉之  
時高瑀鎮徐州承智興之後軍驕難制軍士數犯法上  
欲擇威望之帥以臨之久難其才會珙言事慷慨謂宰  
臣曰崔珙言事神氣精爽此可以臨徐人即以王茂先  
代珙鎮廣南授珙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 又曰孔  
若思為衡州刺史先是諸州別駕皆以宗室為之刺史  
致敬由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舉奏別駕李欽罪犯請  
加鞫訊乃詔別駕於刺史致禮自若思始也 又曰蕭  
復累遷同州刺史時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廩在  
境內復輒以調貧人為有司所劾詔不削階受代親友

言之復怡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薄責 五代史梁書曰  
開平四年九月詔曰魏博營內刺史比來州務並委督  
郵遂使曹官擅其威福州牧同於閑冗俾循通制宜塞  
異端並河南州諸例刺史得以專達時議者曰唐憲宗  
朝烏重胤為滄州節度使嘗稱河朔六十年能抗朝命  
者以奪刺史權與縣令職而自作威福耳若二千石各  
得其柄又有鎮兵雖安史挾奸豈能據一墉而叛哉遂  
奏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還刺史職分州兵並隸收管  
自後雖幽鎮魏三道以河北舊風自相傳襲惟滄州一  
道獨稟命受代自重胤制置使然也則梁氏之更張正



合其事矣 又曰安元信歷數任皆名郡也親戚謂曰  
公身俸二千石鬻有白鬚家無肥美田園何以爲子孫  
計元信曰吾本無文經武略遭遇先帝風雲之會繼提  
郡印位在親臣平生之望過矣每以衣食豐足爲愧安  
有積貨治產欲爲豚犬後圖不亦愚乎聞者美之

刺史三

**原**布政

**露**章

梁書曰夏侯世龍爲豫州刺史弟

之曰我之育州任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曰何武字君公爲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  
露章服罪爲虧除免之而已不復極法九江太守戴  
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爲大儒多優容之武使從事廉  
得其罪聖懼自免後毀於  
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  
**立祠** **罷市**  
又曰晉祖  
爲豫州刺史

行恩德及卒人爲立祠 又曰羊祜卒人出爲巷  
哭罷市四時置祭於峴山之陽改戶曹爲辭曹

**執蛟** **放魚** 爲害豈自持刀入水有頃江水盡赤  
蛟奮波而起 又曰唐孟簡工於書爲常州刺史時有老蛟

刺史與盧仝游北湖盡買漁人所獲魚放之 **運甓**

**投環** 又曰晉陶侃拜廣州刺史在州無事朝暮運百甓

國公宜自領乃改訪荆州刺史或說王敦曰荆州用武之

玉環玉枕訪投諸地曰 **種松** **植蘭** 又曰唐袁仁敬

吾豈賈靈隱寺凡九里號九里松 又曰宋羅暉爲庶子

州刺史或曰滁州貧僻對曰此歐公之醉鄉也 有庶子

紫微香泉萬斛以爲供給有琅邪植蘭數十本且爲之

職田何謂貧僻耶治廨宇於堂前植蘭數十本且爲之

記 **原**長一州 **阜兆民** 周禮曰太宰職云一曰牧以

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案賈公彥疏曰一州牧使伯有功德

民者謂畿外八州之中州別立一州牧使伯有功德

設官部 **刺史**

刺史

刺史

刺史

刺史



者為之使統領二百一十國以有一州土地集安萬民  
故云牧以地得民也尚書周官曰以倡九牧阜成兆  
民

**增**古方伯

漢舊官

合書周官曰

以州土

集安萬民

故云牧

以地得民也

尚書周官曰

州牧刺史漢舊官曰

陽名子

薛字孫

城山堂肆

考曰

陽

州刺史

州刺史

州刺史

州人感其德以陽名子

又曰薛逢為

巴州刺史

薛孫兒

人歌之曰有孩有童願以名垂何以字之薛孫兒

按註賈侍中之

訓導諸侯

督察郡國

能訓導諸侯者按註賈侍中之

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欲使訓導諸侯子也

督察郡國

督察郡國

督察郡國

督察郡國

督察郡國

督察郡國

督察郡國

督察郡國

博奏漢家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

督察郡國

督察郡國

督察郡國

督察郡國

督察郡國

督察郡國

督察郡國

督察郡國

今增秩為牧以高第補九卿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

功功凌爨奸究不禁臣

請罷置刺史如故奏可

施教九郡

宣風萬里

晉書

王隱

請罷置刺史如故奏可

施教九郡

曰王沈字處道為豫州刺史乃下教曰若能舉遺逸黜

奸邪陳長吏可否皆給穀五百斛別駕主簿奉行九郡

文施行之

才宜令宣風萬里為青州刺史以統戎政

聘

文施行之

才宜令宣風萬里為青州刺史以統戎政

聘

文施行之

求者德

旌顯異行

續漢書曰郭

德及拜并州

刺史前在

邑老少相攜邀

雄俊設兒杖之

家傳曰陶清為

所

宅

晉書曰石崇積財不賞

又曰王戎為

荆州刺史有司

宅

宅

宅

宅

宅

詔

以贖論遷豫州刺史

勿令領兵

不宜去武

魏志

詔

詔

詔

詔

武備

後寇賊起以為

千騎

長人

三虎

喪

喪

喪

喪

經學

政事

撫字

催科

山

堂

經

學

考

為吏

悅服

又口

唐

陽

城

左

遷

道

家州

賦稅不以時

登

觀

察

使

數

加

詰

設官

部

刑

監

真

高

卷

百

十一

刑

監

真

高

卷

百

十一

刑

監



曰樵字心勞 草木知名 耆老歌德 又曰唐張萬福  
刺史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也復賜舊名  
木右入寧州境者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 議選朝臣  
隴右入寧州境者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 議選朝臣  
平元帝問朝宰曰天下始定一頭須良才請卿各舉  
所知羣臣未對者帝曰吾已得一矣王褒曰未審  
為誰帝曰歐陽顛 無留無滯 亦易亦難 始與王  
公乃授武州刺史 無留無滯 亦易亦難 始與王  
澹為刺史 無留無滯 亦易亦難 始與王  
又曰王雍為相州刺史 魏主戒之曰作牧之道亦易亦  
難其身不正雖令而行故難 截燈遮圍 辭絹乞留 天  
記曰澤州刺史 魏主戒之曰作牧之道亦易亦  
城兼截下馬鎧史延韶離州為軍民庶圍不放出  
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惟乞留州人神武嘉歎乃留

治尚簡易 政號廉平 山堂津考曰唐獨孤及為  
受戴餘糧棲畝甘露降庭 又曰唐劉德 廣設耳目  
威為綿州刺史 政號廉平 山堂津考曰唐獨孤及為  
州刺史帝謂曰懷博之俗 面察能否 妙選賢良  
世號難治宜用好腹 面察能否 妙選賢良  
唐宣宗詔刺史母得外徒必令至京師面察能否然後  
除之 又曰唐則天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李喬等奏  
言朝廷物議莫不重典大州太外命書名探之得鳳閣侍  
寺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太外命書名探之得鳳閣侍  
御草嗣立御史大校刺史等 鑄鐵灌賊 哭金感  
首又曰魏揚津除相定州刺史時賊殘掠州境津置鑄  
星相攻奪毗患為西寧州刺史利禦堅城唯畏楊公鐵  
透相攻奪毗患為西寧州刺史利禦堅城唯畏楊公鐵  
耶一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 有君子心 得  
設官部 所納諸酋感悟遂不相殺 有君子心 得



方伯體又曰隋楊達為第一鄧素趙三州刺史文帝兼君子

州刺史惟在任著美績其得方伯體均賦他郡還儲

本州與所至常稅廢舉休請均賦他郡中書為近州乘

免號而與他郡此守私惠耳休曰唐李素直徙蒲州刺

不救宣為政或託如休請又曰唐李素直徙蒲州刺

器於本州齊圖書就道畫像自戒哦詩自娛又曰唐

申徽為襄州刺史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又曰唐

章應物為蘇州刺史在郡暇曰魏鄭述祖繼其父道昭

其父執以歸首述祖原之自是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

小鄭公相去十五載風教猶相同又曰唐岑義陝州

總管甚有政績弟仲翔為陝州刺史善政在郡起清風觀

刺史兄弟相踵為守並馳聲譽風觀月樓三梁十

驛又曰魏邢邵為西兖州刺史有善政在郡起清風觀

馬明月樓又曰唐裴耀卿為濟州刺史天子東巡耀

御均省上甚嘉之

言笑不苟廉能可述又曰唐韋

又曰唐塗曉以中散大夫為江州刺史尚清廉吏民尊畏

鄭二州刺史性方重不苟言笑政尚清廉吏民尊畏

又曰唐塗曉以中散大夫為江州刺史尚清廉吏民尊畏

又曰唐塗曉以中散大夫為江州刺史尚清廉吏民尊畏

又曰唐塗曉以中散大夫為江州刺史尚清廉吏民尊畏

又曰唐塗曉以中散大夫為江州刺史尚清廉吏民尊畏

又曰唐塗曉以中散大夫為江州刺史尚清廉吏民尊畏

又曰唐塗曉以中散大夫為江州刺史尚清廉吏民尊畏

又曰唐塗曉以中散大夫為江州刺史尚清廉吏民尊畏

又曰唐塗曉以中散大夫為江州刺史尚清廉吏民尊畏

玉色下車驗獄單騎造營又曰隋辛公義遷并州

坐廳事終不還閣又曰隋仁壽中山獠作亂資州刺

史以衛文昇初到官單騎造其營又曰隋仁壽中

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又曰隋仁壽中

葛又曰晉陶侃為荊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杷未熟

曰汝既問田而戲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

為信州刺史而戲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

有異味感悅先無諸蓄遷哲與軍士共采葛根為糧

之軍士感悅先無諸蓄遷哲與軍士共采葛根為糧

上計京邑早有名人傳其目怪異至所聚觀後

生望風門巷填隘又曰魏寇雋為梁州刺史人俗

荒曠多盜賊為俗頓革楊津下教何妥勒箴

勸農桑數年之間風俗頓革楊津下教何妥勒箴

設官部



又曰魏揚津為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齋絹為賊所劫津  
下教云有速收視有一老母云是已子津於是遣騎追收  
家可俱獲又曰隋何妥為龍州刺史有負笈游學者  
並皆為講說又曰授之何妥為龍州刺史有負笈游學者  
受皆為講說又曰授之何妥為龍州刺史有負笈游學者  
作梁秦二州刺史時蝗害禾循自答責忽有飛鳥千羣  
為食蝗始盡又曰兖州刺史忽有郡神相迎伯元來謝  
大駁食獸咸為兖州刺史忽有郡神相迎伯元來謝  
又曰唐張開為荆州刺史忽有郡神相迎伯元來謝  
數十人自雲中而下開問其故對曰某荆州內外所主  
之神使君令名故來相迎耳又曰晉殷仲堪為荆州  
刺史先使君仲堪收葬江邊流棺其門前溝忽起為岸  
夜夢有人自稱徐伯元來謝且曰水中有教授生徒  
岸其名曰洲君將為州也至是果臨荆州教授生徒  
摘發貪暴又曰唐張鑑為濠州刺史延經術士教授  
曰唐姚璿遷益州刺史去州境內明經者至四十人又  
吏貪暴璿摘發之無所容貸力拒暴軍禮接儒士

又曰唐張光輔討越王軍士恃功多暴狄仁傑時為豫  
州刺史力拒之董士加平賊縱暴橫一越王死百越  
南生也如得王公董士加平賊縱暴橫一越王死百越  
王遜改授復州方又曰周君項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  
州刺史禮接儒士又曰高允為懷州刺史見邵公廟廢毀不立  
毀鼻亭祠乃曰邵公之德關而不禮為善者何望乃表  
聞脩葺之後人祠之唐刺史薛伯高州刺史柳宗元傳象  
封於此後人祠之唐刺史薛伯高州刺史柳宗元傳象  
鼻亭神作均水法還移稅錢守撫州刺史戴叔倫  
祠記奏還信州移稅錢二萬賦米二萬石錄名  
溉為作均水法移稅錢二萬賦米二萬石錄名  
刺史奏還信州移稅錢二萬賦米二萬石錄名  
屏風賜膳洛濱重於下方擬廢置錄姓曰唐元宗自  
對之得才否狀輒疏於下方擬廢置錄姓曰唐元宗自  
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為刺史大源光裕等十一  
人皆在選中命宰相諸王以韻詩賜之祝神虎斃禱  
洛濱賜以御膳上自書十韻詩賜之祝神虎斃禱  
設官部以御膳上自書十韻詩賜之祝神虎斃禱



井泉湧

天中記曰謝傑為高州刺史境多虎夜入郭中

無傷愚

民因獨宿殿庭中是夜忽有神物咆其聲如雷

州刺史

內防外禦備有條法有無郡王處

蕭恪四客

又曰陸馥為相州刺史為政清平州中有

實客有

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

新蓄積

故樊鄧歌之云江千萬蔡五百王

夢三口刀

又曰楊德幹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治有

德幹

天中記曰王濬常夢得三口刀以禾益之手

持不得

問郡丞等莫能知劉毅對曰三刀者州字而

益之禾

持不得問郡丞等莫能知劉毅對曰三刀者州字而

至益州

濬笑曰禾如御覽曰南安王禎出為相州刺史高

登樓談詠

祖餞之於林都亭詔曰今日之集雖曰分

岐實為

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射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者

可聽射也

當使武士彎弓文士下筆合辭事類曰晉

庾亮鎮

武昌諸佐胡床與浩等乘月登南

樓俄而

亮至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

運米自給

太平御覽曰王思政遷荊州刺史州城多壞

中密送

之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

封金送

上太守嘉之賜錢二十萬

州刺史

織太不擾於民在州

五年每

於鄉里運米以自給

又曰張

威以罪免後從上祠泰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

倚公以

重鎮何乃惟利是視孤負朕心因問威曰公所

執笏今

安在威曰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奉笏以見

上曰雖

違法度功利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

拜洛州

刺史又曰石苞為徐州刺史東關之敗苞

獨全軍

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付卿

甘露降

庭嘉禾出境又曰隋令狐熙拜滄州刺史在

來朝吏

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

謁歡呼

盈路在州獲白鳥白麀嘉禾甘露降於庭前柳

設官部

刺史

刺史

刺史



樹又曰隋梁光彥為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連出於州境上悅其能賜粟五百斛帛三百段御織一枚

給居義舍 募墾公田 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之廢者募人耕墾以所收之半界之歲入凡三萬斛

呼戴帽錫 謂隨使戶 史中記曰梁光彥初為岐州刺史變詐稱其不能理政坐免復拜趙州刺史光彥言於上

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戴帽錫請復為相州改弦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為相州刺史光彥下

車發摘奸隱有若神明後猾莫不潛竄於是合境大駭又曰吳越僊鎮永嘉百姓悅慕及移姑蘇濕人有攜家屬以從者謂之隨使戶

羽葆 杜預給追鋒 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駙馬一匹追鋒車一乘卧乘

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駙馬御府人馬錢三十萬 增奪腴田給貧單 延文

學設餅果 合斝事類曰長孫順德為澤州刺史素侈放餉順德繩摘無所容遂為良吏前刺史占部口腴田十

頃奪以給貧單 太平御覽曰蔡王智積為同州刺史在州未嘗嬉戲端然讀書門無私謁有公孫尚儀楊君

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惟餅果酒纔三酌其簡靜如此

刺史四

原岳牧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諸侯曰刺

史古諸 列岳 刺郡 隼旗 熊軾 彤檐 俱出

朱轡 漢書曰二千 千里 百城 俱出 樂職 王褒為

益州刺史作中 置兵 又曰魏司馬朗請州郡宜 和樂職之詩 帝下詔賜車蓋持高一尺以彰有德

車蓋 帝下詔賜車蓋持高一尺以彰有德 刺史

設官部 刺史







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十日一炊又

捧餘為冀州刺史不舉燔不畏疆禦州刺史陳朔遷揚

火長食乾飯十日一炊魏志曰崔林為幽州刺史在黜姦

不事上司官不事上司州刺史清河間刺史王

遜後濁使作金刺通名妻詰之曰何先清而後濁也

車永貪濁刺史居官貪濁神馬白鳥為幽州刺史

有神馬察過詔條煩苛代二千石置吏察過詔條註

白鳥見六條之外行去法駕又曰郭欽又奏鮑宣行去

見碑墮淚又曰羊祜字叔子為荊州刺史常登峴山及

漢陽界罵與相辭增為朕卧治擢魏州刺史武后勞

日公雖病可與妻子行屈公卧治太平御覽曰楊常

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推心委公京州刺史遣

公請事太相即拜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等賜寧謂其

使人曰為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

善始全終無推誠御下又曰劉弘為荊州刺史推誠

損功名也書郡國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曰不畏豪強

州刺史王龔不與太守強按劾貪猾二不受請託東漢

千石刺史王龔不與太守強按劾貪猾二不受請託東漢

左雄為冀州刺史石貪猾無所回忌立碑市旁賈敦願

遷洛州刺史豪右多占田數畝舉以沒官立碑流所

者賦貧民百姓為立碑大市旁稱頌德遷豫州刺

又曰唐狄仁傑為寧州刺史郡人皆論死仁傑密疏請宥

詔免越王兵敗支黨餘三千人皆論死仁傑密疏請宥

活汝耶因相與泣碑下至流所亦為立碑呼為慈父

設官部

刺史



又曰唐李桐客貞觀初為通州呼為慈母又曰隋辛

州刺史治尚清平民有病合門避之公義與有病者置已

母廳事迎醫療之諸病家子孫皆慙謝合境之內呼為慈

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事國竭誠又曰源賀為

告賀謀反魏主曰喜稽顙乃誅告者不取羨銀又曰唐

為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不受羨玉刺史有掖縣老人自

美銀疑一無所取藏之海島垂芝生州署事文類

言嘗使林邑得美玉藏之海島垂不受羨玉刺史有掖縣老人自

思復遷濮州刺史有黃芝五桓生州境又曰馬燧徙

田第不及耕有桓生蝗不至境刺史曰王方翼遷肅州

於境內人賴以濟生蝗不至境刺史曰王方翼遷肅州

儀鳳間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虎不為暴遷滌壽二

州刺史霍山多虎採茶者病之治機科定其資張九

資凡不歷郡刺史為三公郎官出宰百聖今科定其

事澄其源又曰陸象先從蒲州刺史嘗曰天下本無事

吏民皆號薛公渠太平御覽曰薛曾為兗州刺史積石

堰之陂澤盡為良田百姓名崔公橋州刺史崔亮為雍

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欲造浮梁而慮長柱不可得

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為用橋遂

名崔公橋高肇清能皆以清能著稱當時號良刺

史徐邈清白刺史皎然清白得江表心覽曰晉

華軼為江州刺史得江表之歡心流三之士赴之得

如歸時天下多事軼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刺史

西州心地高昌舊都流徙罪人與鎮兵雖限以砂磧隔

設官部

刺史



絕中國孝恪推誠  
撫御盡得其歡心  
照天蠟燭  
天中記曰田元均治成

仲者必委曲問之蜀  
皮裏陽秋  
太平御覽曰褚裒字

人謂之曰褚季野有皮裏陽秋後除江  
野弱冠桓彝見而

州刺史益政貞素常使私僮樵採  
中興第一  
又曰荀美為徐州

伊有武幹又善音律為  
方伯最少  
又曰荀美為徐州

中興第一遷江州刺史  
並賜竹屏  
又曰賀岳陽王營贈以竹屏

如羨少者  
咸慕側帽  
又曰獨孤信為秦州刺史

祖聞之命以賜司  
咸慕側帽  
又曰獨孤信為秦州刺史

其帽微側詰且而更人  
原為十三州最  
謝承後漢

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  
治為天下最  
魏志曰梁習字子虞

為交趾刺史在任  
治為天下最  
魏志曰梁習字子虞

三年為十三州最  
治為天下最  
魏志曰梁習字子虞

為天下最太和三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  
年而居處貧窮無方而珍物明帝與之禮賜甚厚

賜錢米絹布  
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

賜錢米絹布  
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

賜錢米絹布  
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

賜錢米絹布  
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

賜錢米絹布  
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

賜錢米絹布  
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

賜錢米絹布  
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

賜錢米絹布  
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

賜錢米絹布  
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

賜錢米絹布  
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

賜錢米絹布  
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

賜錢米絹布  
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

賜錢米絹布  
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

賜錢米絹布  
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

賜錢米絹布  
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

賜錢米絹布  
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

賜錢米絹布  
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

賜錢米絹布  
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

賜錢米絹布  
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

刑部

刑部

刑部

刑部

設官部  
刑部  
刑部  
刑部

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之言耶必欲責者當以汝

訪使小吏有罪誠遣之大吏白爭以爲可杖象先曰

慶慚懼而去當以汝爲始徒蒲州刺史兼河東察

當以卿應之當以汝爲始徒蒲州刺史兼河東察

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不得已

下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爲天下最賜帛三百匹盧通令

刑部

刑部

刑部

刑部

刑部

設官部  
刑部  
刑部  
刑部

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之言耶必欲責者當以汝

訪使小吏有罪誠遣之大吏白爭以爲可杖象先曰

慶慚懼而去當以汝爲始徒蒲州刺史兼河東察

當以卿應之當以汝爲始徒蒲州刺史兼河東察

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不得已

下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爲天下最賜帛三百匹盧通令



為始大吏  
 王基南方稱之  
 魏志曰王基為荆州刺史  
 能治劇以  
 劉馥可任江南  
 難謂馥可任以太祖方有表紹之  
 稱揚州  
 賈充綏靖西夏  
 充碩量可使持節都督秦涼  
 刺西事綏  
 巴祗不迎妻子  
 謝承後漢書曰巴祗為揚  
 靖不餉妻子  
 吳志曰呂岱字定公為交州刺  
 餘不餉妻子  
 史歷年不餉家妻子  
 既田官徐  
 聞之歎息  
 脩鹽池家家豐足  
 晉中興書曰既田官徐  
 徵為尚書  
 池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  
 家家豐足通供中國之費  
 治芍陂官民有畜  
 魏志曰劉馥為揚州刺史  
 於聚諸生立學  
 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  
 州界寧肅百姓稱

之魏書曰司馬朗字伯達遷兖州刺史州界寧肅  
 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惡衣惡食以儉率下  
 化大行百姓樂政  
 謝承後漢書曰謝彞字堯卿遷荆  
 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勅荆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朕  
 將覽焉上臨西南南面暴吾處東臨分惟隔中央彞吾  
 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悉與上合上歎息曰諸州刺史  
 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勸羣臣是時恩化大行百  
 姓樂  
 得人民心復留一年  
 續漢書曰種馬為梁州刺  
 政  
 遷刺史人詣闕上書請留之太后歎曰未  
 聞刺史得人民心乃許之焉復留一年  
 惠愛在人留  
 十八年  
 華陽國志曰嚴遵為益州刺史有惠愛每當  
 益州險遠以親鎮之  
 晉起居注曰太始元年詔曰益州  
 之以中郎將下  
 湘州險固以叔父居之  
 晉中興書曰  
 鄧王晃為之  
 湘州刺史中宗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  
 士敬為湘州刺史中宗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  
 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  
 設官部  
 刺史



當共理之朝 任分憂之寄 建唐虞之官宜崇九牧  
播龔黃之政必務六條

刺史五

**原詩**梁元帝後臨荆州詩曰擁旄去京縣褰帷辭未央  
弱冠從王役從容遊豈張不學胡威絹寧掛裴潛床所  
冀方留犢行當息飲羊戲蝶時飄粉風花乍落香高欄  
來蕙氣疎簾度晚光綺錢臨仄宇阿閣繞長廊 又示  
民吏詩曰闕里尚撝謙瀨一作騰鄉裁知足咨余再分陝  
少思宜寡欲霞出浦流紅苔生岸泉綠方令江漢士變  
為鄒魯俗 又別荆州吏民詩曰玉節居分陝金貂總

上流麾軍時舉扇作賦且登樓年光徧原隰春色滿汀

洲日華三翼舸風轉七星旂向解青絲纜將移丹桂舟

劉孝綽和湘東王理訟詩曰馮翊亂京兆廣漢欲兼

治豈若兼邦牧朱輪褰素帷淮海封畿地雜俗良在茲

禁姦摘銖兩馭黠震豺狸 **增**唐王維送梓州李使君

詩曰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

泉漢女輸檀布巴人訟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賢

韓翃送郢州郎使君詩曰千人插羽迎知是范宣城

暮雪楚山冷春江漢水清紅鮮供客飯翠竹引舟行一

別何時見相思芳草生 劉長卿餘干夜宴奉餞前蘇



州韋使君詩曰復拜東陽郡遙馳北闕心行春五馬急  
向夜一猿深山過康郎近星看婺女臨幸容棲托分猶  
戀舊棠陰 又送柳使君赴袁州詩曰宜陽出守新恩  
至京口因家始願遠五柳閉門高士去三苗按節遠人  
歸月明江路聞猿斷花暗山城見吏稀惟有郡齋窗裏  
岫朝朝空對謝元暉 韓翃寄徐州鄭使君詩曰江城  
五馬楚雲邊不羨雍容畫省年才子舊稱何水部使君  
還繼謝臨川射堂草遍收殘雨官路人稀對夕天雖卧  
郡齋千里隔與君同見月初圓 張籍送汀州元使君  
詩曰曾成趙北歸朝計因拜王門最好官為郡暫辭雙

鳳闕全家遠過九龍灘山鄉祇有輸蕉戶水鎮應多養  
鴨欄地僻尋常來客少刺桐花發共誰看 又寄蘇州  
白二十三使君詩曰三朝出入紫微臣頭白金章未去  
身登第早年同座主題詩今日異州人閭門柳色煙中  
遠茂苑鶯聲雨後新此處吟詩向山寺知君忘却曲江  
春 宋林逋淮甸城居寄任刺史詩曰擾擾非我事深  
居斷俗情石莎無雨瘦秋竹共蟬清劍在慵閑拂詩難  
憶細評寥然獨楮枕淮月上山城

**增制**唐元稹授韓察等明通沔三州刺史制曰朕子育  
兆人凜乎懼一物之不至將我德澤流布於遠邇者其



惟良二千石乎具官韓察等久於吏職皆著能名或常奉詔條風聲尚在或歷居郊甸惠養有方命汝臨人勿違其俗夫明近於海儒則姦生通邇於巴急則吏擾沔當津會滯則人怨推是三者引而伸之然後可以分吾憂矣爾其勉之 白居易除郎官分牧諸州制曰漢宣帝曰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誠哉是言也朕每三復安得循理副吾此心今之臺郎一時妙選嘗經任歷率有才用雖典曹庀事其務非輕而郵隱分憂所寄尤重是用竝命分牧吾人歲時之間期於報政朕高懸爵賞佇期酬効咨爾夙夜其念之哉無俾龔黃專美前

代 杜牧授竇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州刺史等制曰具官竇弘餘蘇莊等南郡盜作而蕭育拜河南政美而寇恂留爲人擇官因撫重之考於兩漢行古道也弘餘廉使上言父老有請其爲政也長育多方惠訓不倦凡設教令皆有科旨莊任南康悉心爲理謹身律下節用愛人南陽古都近者小擾臨海越俗尤惜良吏就加起拜各叶所宜仕至二千石可庇人矣無異文律不自貴重副疲羸之望者須念終始坐狂愚之罪者勿論深污各膺寵祿無忝分寄

**原碑**後漢蔡邕荊州刺史庾侯碑曰君資天地之正氣

設官部

淵監類函卷一百廿一

刺史



含太極之純精明潔鮮於白珪貞操厲乎寒松視鑿出於自然英風發乎天骨事親以孝則行侔於曾閔結交以信則契明於黃石温温然弘裕虛引落落然高風起世信荆山之良寶靈川之明珠也爰在弱冠英風固以揚於四海矣拜爲荊州刺史仗冲靜以臨民施仁義以接物恩惠著於萬里誠信暢於殊俗由是撫亂以治綏擾以靜帝嘉其功錫以車服方將掃除寇逆清一宇宙廓天步之艱難寧陵燹之屯否 晉潘岳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楊使君碑曰君誕保靈和繼期載德宣哲清朗直道高尚若乃嘉號推賢博愛濟衆鄉黨服其義而縉

紳慕其風於時文后曆數在躬相國幕府實允華夏九德咸事俊又在官成君名器納字參軍宏略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西陵之役懸軍深入親薄寇壘躬行天誅旣而救兵不進糧盡道窮因乃憮然迴慮殿其衆而返雖爲法受黜勲庸未崇而天下伏其勇世主思其忠 潘尼益州刺史楊恭侯碑曰君毓乾靈之醇德挺一世之殊量稟天然不渝之操體蘭石芳堅之質夫其器膺弘濟智能周達窮不怨否顯不矜泰履行則爲模楷吐言則成隱括德實充於內而光華發乎外也君發迹州國委質明主自景皇帝攝政文皇帝繼業值天下多



虞疆場未靜以君先帝所拔懷寶後時而深達遠識有  
經國之量故爲腹心謀臣而監度政事焉君出則簡練  
熊羆職司是圖入則從容諷議盡規惟幄其所以進可  
替否決疑定策者皆言效於既往而事簡於帝心君再  
臨司官三撫名郡方將宣文德以來遠建武功於所牧  
銘曰天生蒸民有類有則誕育恭表應期秀特文兼六  
行武備七德忠肅弘毅柔嘉溫克機事無瑕臨疑不惑  
我謀旣精我化旣清澤流河朔勳著王庭西南未彞侯  
其是寧上天不惠早世潛靈 北齊邢子才冀州刺史  
封隆之碑曰公世載儒雅之風家傳鐘鼎之業出三代

而克阜歷兩都而轉盛五世祖游游子孚恥斯鳥獸狹  
此丘壑濡足焚首念在一匡委質中山並充袞闕故已  
援墜拯溺大庇生民祖定功業建旆懷藩揚旌冀部耳  
目相接歌詠獨存父司空孝宣公稟潤玉府承華桂簿  
望振鷺而齊舉軼歸鴻而並運以茲一德光事三主七  
登九伯之重再處八元之任必有餘慶事屬才子莫之  
與京理歸世祿非因原隰之氣詎待河嶽之靈發純粹  
而成址稟中和而樹質神體秀異志識間爽幼體成人  
弱不好弄同鳳凰之五色非豫章之七年太昌初平洛  
除侍中驃騎大將軍密勿樞功逶迤袞職貂蟬承弁華



藻披衣鳴雙璜於峻陞驅六轡於廣路升華輦以弼一人踐泰階而平天下 周王褒故陝州刺史馮章碑曰其先陶唐氏之苗裔堯少子生而手有馮字因以為氏俾侯於魯義等房心之地余與之廣事符河汾之邑使君稟靈河嶽比德璵珩閨門和美譽聖開宗握文命氏濁水北流秦關東徙巖險襟帶山河枕倚陸離組甲從容青紫 庾信少保幽州刺史豆盧府君碑曰本姓慕容燕文帝是之後也其先保姓受氏初存柳城之功開國承家始靜遼陽之亂尚書府君改姓豆盧筮仕於魏公資忠履孝蘊義懷仁直幹百尋澄波千頃留心職任

愛翫圖籍官曹案牘未嘗煩擁戎馬交馳不妨殊俗兄弟公侯國朝親戚宜春有湯沐之盛濯龍無流水之譏渭南千頃之竹尚懼盈滿池陽三頃之田常思止足銘曰朝鮮稱國孤竹為君地稱高柳山名密雲遼陽趙列武遂秦分寶珪世胄雕戈舊勲名稱實實言謂身文朝傾地鎮夜落台星石壇承祀豐碑頌靈渭城高柏昌陵下亭須知地布為讀山銘

**原墓誌**梁王僧孺豫州墓誌曰自姬發系因魏傳緒留路在趙名賢世襲相秦將漢英雄係踵忘寵辱無愠喜靡矜夸慎嗜欲其行軍用武勲合竒正乃治邊御眾威



裕兼行常凜凜然以中原爲己任或欲十萬而橫行乍  
思五千而深入剋反舊京飲馬函渭然後高卧閒帷晤  
言空谷思魯連之辭賞慕田疇之高蹈而火傳川逝長  
塗已迫雖景鐘良史有功必書刻板鏤石宜兼不朽銘  
曰高勲藹藹長旌高旆入作爪牙出司襟帶民謠不息  
王言有會功爲上等政稱九最日隆寵秩方登遠大義  
轡難留濛水易收祕丘元戶杳杳悠悠 陳徐陵裴使  
君墓誌銘曰君五音之候兼其方牧八陣之圖窮其巧  
變用能戰必勝攻必取督稱無難兵號解煩朝飛火箭  
夜聳雲梯燧象從奔聯狼已合於是厥顏不撓極哈諸

戎龐德高聲肆言羣逆胡彛總至猶持子路之纓鋒刃  
相交終荷溫生之節每以財輕篋籜義重嵩衡割宅字  
貧友之孤開門延故人之殯篤好朋遊居常滿席每至  
鮮雲藹藹披王安之衣明月團團似班姬之扇日帶花  
以如笑風鳴條而若歌傍列絲桐對揚文酒一石之後  
逾能斷獄五斗之量猶未解醒嗟乎潘岳之詩致哀周  
密莊公之誅用愍相遺 江總廣州刺史歐陽頎墓誌  
曰公家習尚書少府儒高於漢冊世居渤海太守文重  
乎晉原中原喪亂避地南徙公孝敬純深友悌敦睦家  
積遺財並讓諸季兼賙同壤公含章內暎遠識沈通室



嗜欲謹言行資貞幹事廉隅梁室不造凶羯憑陵公被  
銳執兇有志匡復梁孝元帝授散騎常侍東衡州刺史  
始興縣侯而大戎弒逆宗社播遷陳纂捐讓攸歸高祖  
恩加惟舊橫使持節都督南衡二十二州諸軍事廣州  
刺史進爲開府儀同三司山陽郡公進號征南將軍加  
鼓吹一部巫山遠曲喧騎吹於日南芳樹清音肅軍容  
於海截追贈車騎將軍司空公涉獵六經優游百氏寬  
徭省賦化百越之歸心撫寒投膠感三軍之死力在室  
如賓寧慚屋漏不貪爲寶每畏人知殺青無兼兩之疑  
蕙以豈懷珠之謗如羊如粟不改彛齊之心遺慶流風

方留豹產之德

原表魏武帝領兗州牧表曰入司兵校出總符任臣以  
累葉受恩膺荷洪施不敢顧命是以將戈帥甲順天行  
誅雖戮彛覆亡不暇臣愧以興隆之秩功無所執以僞  
假實條不勝華竊感譏誚益以維谷 梁簡文帝爲武  
陵王讓揚州表曰臣延首青冥傾心紫府言非東里誠  
譬北辰而滔滔雲漢不被霈然之澤鬱鬱仙居方隅下  
臣之奏周任量力固請所陳明主理奪伏冀照許臣聞  
繫風捕影涉求之路靡階玉馬金舟過遠之資無託  
南康王會理讓湘州表曰絲言自天而忽委玉刻披雲



而下墜浮舟千仞呂梁之惕已深總轡萬尋懸車之懼  
非淺 劉孝儀為安成王讓江州表曰臣聞失晨之雞  
雖不忘於改旦敗駕之馬終取忸於銜鑣臣昔牧淮岱  
皇風咫尺一變至道易以為政而亂政莫理美錦徒傷  
豈可復宣六條闡化千里 又曰臣聞六轡沃若不策  
元黃之馬九成輪奐無求擁腫之材何則跳踯之路已  
窮梁棟之用斯闕 南平王讓徐州表曰竊以淮岱務  
殷事乖坐嘯粉榆望重非可卧治臣繇頓枕席動移旬  
晦恒咫尺波易流寸陰難保寧可復冒此寵膺茲恩榮  
臨川王解揚州表曰臣自馳傳斗牛作牧淮海政刑

而空瑤瑤六運既昧弛張之要猶慚大小之獄故以結  
泳濡翼取愧能官每一進思無忘退食誠復恩私可憑  
而彝倫難紊敢恃慈弘冒披心款乞解州任少弭素餐  
又為鄱陽嗣王初讓雍州表曰臣大邦維屏既慚宗  
子之詩思樂泮宮有缺倍公之頌特以周開元伯錫壤  
參墟漢啟三陲分珪舊楚身私家慶總集微躬擁部襟  
帶跨制數州西距嶢關南踰鄧塞雖復呼韓來朝藁街  
納質二鹵尋戈四郊無警猶如王戎雅識羊祜尚義臣  
求諸已無或宴安進思盡忠幾乎私竭 李揚州舅讓  
表曰人心彼此盡為敵國金柝夜警和門晝閉加以淮



水森漫危同三版懷山之勢已成爲魚之期可見若使  
身死可以益國城沒足用報恩雖葬魚鼈其甘如薺政  
以朽耄無庸必負恩寄恥辱之甚非止老臣

**原啟**梁陸倕謝勅使行江州事啟曰封畛遐曠屢井奧  
實陸海神臯偏屬茲境兼以茂親明德維翰作鎮宣述  
條教光贊聖猷自非問望兼弘寧可擢膺嘉舉

**原教**齊謝朓爲錄公拜揚州恩教曰昔召南分陝流甘  
棠之德平陽好道深獄市之寄吾忝屬負荷任總侯伯  
受饑元戎作牧中甸此地五都雜會四方是則而向隅  
之矜斯積納隍之歎猶繁興念下車無忘待旦有齊禮

導德致之仁壽弘漏網之寬申在宥之澤 梁簡文帝

罷雍州恩教曰折以片言事關往聖寄之勿擾傳彼昔  
賢故刻木不對畫獄無入吾自之雍矜懷園犴幸得天  
無虐旱地歇怪蟲今軸車行塗舟艗且戒植柳官渡尚  
或依然寄飯曹僖猶思恩宥况義化君民節離寒暑憫  
茲岐路宜留惠澤 臨雍州原減民間資教曰誠欲投

軀決堤曝身求雨九伐方弘三驅未息役爨之憂兵家  
斯急師興之費日用彌廣今春流旣長艗舳爭前轉漕  
相追饋糧不闕義存矜急無俟多費 臨雍州革貪惰

教曰壯夫疲於擐甲匹婦勞於轉輸藜藿難充轉死溝



壑春蠶不暖寒肌冬收不周夏飽胡寧斯忍復加哀削傷盜抵罪遂為十一之資金作贖刑翻成潤屋之產

**增記**唐元結道州刺史廳壁記曰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人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輩刺史或有貪猥昏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奸惡強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郵養

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廩而已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以來諸公改授遷黜年月則舊記存焉李華杭州刺史廳壁記曰天寶中朝廷以尚書郎人物之高選二千石元元之性命始以省郎臨大部若密邇京師或控壓衝會萬商所聚百貨所殖將擇長吏重難之杭州東南名郡咽喉吳越勢雄江海監莅者多當時名公宋丞相劉僕射崔尚書訐謨大政其間劉尚書裴給事之盛德遠業左丞蘇吏部之公望遺愛在人韋太原崔河南劉右丞侯中丞節制方隅有事已來承制權假則相國元公旬朔之間生人受賜由是望甲餘



州名士良將逋臨此部况郊海門地浙江三山動搖於  
掌端靈濤歎激於城下水牽舟服陸抗山巽駢檣二十  
里開肆三萬室近歲炎沴繁興寇盜連起百戰之後城  
池獨存乳哺疲人分命賢哲詔以兵部郎中范陽盧公  
幼平爲之公體仁而清直方簡亮文以輔德武以靜人  
澄曠有清江之姿峩峩有秋山之狀麾幢戾止未逾三  
月降者陳忠義歸者喜生育旌次讓利轅門無聲人咸  
曰休哉以卿佐之才導王澤敷德政吾見其爲公爲侯  
福履宜之未見其極也

**增**序唐韓愈贈崔復州序曰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

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  
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  
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  
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  
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  
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  
恒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  
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愈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  
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  
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



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書

州佐總裁

**原**杜氏通典曰州之佐吏漢有別駕治中主簿功曹書

佐簿曹簿曹從事史主錢穀簿書兵曹兵曹從事史有軍事則置之以主兵馬部郡國

從事史典郡書佐等官又有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

皆州自辟除為百石又後漢書或云秩六百石職與司隸官屬同惟

無都官從事漢魏之制復增祭酒文學從事員晉又有

武猛從事員其州邊遠有山險寇賊者置弓馬從事五十人歷代職員互相因

襲雖小有更易而大抵不異自魏晉以後刺史多帶將

軍開府則州與府各置僚屬州官理民別駕治中府官以下是

理戎長史司馬等官是後魏舊以州牧親人班九條之制使

前牧選吏以待後人獻文帝革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

仰自舉擇以為選官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自孝明孝

昌以後四方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當部都督雖無兵事

皆立僚佐頗為煩擾高隆之乃表請自非邊要見有兵

馬者悉皆斷之北齊上上州刺史屬官佐吏合三百

九十三人以下州遞減十人其州郡佐吏皆州府辟除

及後主失政賜諸佞幸賣官分州郡下逮鄉官多降中

旨故有勅用州主簿郡功曹者後周刺史府官則命



於天朝州吏并牧守自置至隋以州為郡無復軍府則州府之吏變為郡官矣

別駕一

原杜氏通典曰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別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漢制也歷代皆有  
梁時別駕官品揚州視黃門郎南徐州視散騎  
隋及唐並為郡官  
說在郡佐後

別駕二

持版 贈刀  
白帖刺史六條曰州別駕治中部見刺史有佩刀相者以為三公服虔乃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有害以三公服虔乃贈別駕王祥曰從事秩 居刺史半 郡應劭漢官儀曰別駕秩百石同諸

駕舊與刺史別乘同流宣王化於萬里  
周景題輿

鄧盛馳傳  
謝承後漢書曰周景為豫州刺史辟陳蕃為

更辟蕃懼起視職  
北堂書鈔王允別傳云本郡民

有路允殺之無名行太守  
王殊名補吏允紀顏直諫殊

聞而馳傳補為別駕從事  
當展驥足 顯化鷹揚

曰麗統字元魯肅遺先主書曰龍士元  
非百里才也

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  
其驥足耳北堂書鈔管

寧讓別駕明使君之羽翼顯化之鷹揚  
宜授英儒非誕聞

味者得腹心之任股肱之忠  
冀州救以審配為別

駕委以腹心之任并總幕府  
王隱晉書曰王祥字休

徵琅邪人也本州呂虔檄為別駕  
以股肱之忠糾合義

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唐彬正色長文

伴狂亮匡救達闕盡規誨以納善  
不顯諫以自彰當朝

設官部

別駕

別駕

別駕

別駕



正色焉王隱晉書曰王長文廣漢郡人也益州五辟  
公府再拜皆不就又送別駕傳辟之長文佯狂不詣州  
縣改服齊傳假董正卑辭請鄧祭董正字伯和南  
海人也時州治蒼梧郡張使君舉正三辟不就後更辟  
書正難重違州意從詣州使君聞已在途命書佐齊別  
駕從事假正州意從詣州使君聞已在途命書佐齊別  
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麟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  
禮請祭為別駕祭嘉其好賢乃起應召厚  
佐理六條佐股肱之郡屈公輔之才當共理  
之才居半刺之任貳龔黃之政播海沂之謠  
縣屈良才時善龐統邦稱孔亮人詠王祥

別駕三  
原 緹油屏泥漢書循吏傳曰黃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

泥於軾前屏星曲翳  
以章有惡屏星曲翳  
刺史車曲翳儀式刺史因怒欲去別駕車屏星  
君毀國舊制別駕可去屏星不可省乃投傳去刺史追  
謝之乃止以儉厲俗  
餘不以疾辭官  
琇北堂書鈔應亨與琇書云誨命欲求別  
子又曰表紹不領黃州以田豐為別駕豐勸  
魏志曰魏太祖破袁氏冀州辟崔琰為別駕  
曰昨案戶籍可破袁氏冀州辟崔琰為別駕  
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大州也琰對曰今天  
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  
甲兵惟此為先謝之於時賓客皆伏失色  
公哉太祖改容謝之於時賓客皆伏失色  
又曰温恢為揚州刺史濟州為別駕令曰  
季子為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  
設官部善於將命

世說新語卷之二十一

別駕

聖



臧榮緒晉書何攀傳云王濬為益州辟攀為別駕濬謀  
伐吳遣攀奉表詣臺口陳事機詔再引見乃令張華與  
攀等畫進討之宜濬兼造攀過羊祜面陳事  
吳之策攀善於將命帝嘉之詔攀參濬軍事  
才北堂書鈔曰王丞相集有教曰護軍長史顧和理識  
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與吾宗者必此子  
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  
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王導為揚州請為別駕  
江統舉賢江氏家傳曰江統字應元太傅東海王越為  
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又辟孔文舉貴州人土有堪此  
者否君舉高平都道靈為登良陳留阮宣子為直言濟  
北程弘叔為方正易雄解位長舉孝廉為州主簿遷  
皆於時選為允不宜久處在府稱職又曰丹陽陶錄  
別駕自以寒門不宜久處在府稱職又曰丹陽陶錄  
其位解位後為參軍  
將軍王敦合為參軍  
將州別駕在府稱職

為別駕溫出征伐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  
要莅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在職十年  
朝誠亮北堂書鈔王丞相教云治中  
傅云刺史王陵特表請先主辟龐統  
基為別駕協和輔相  
先主先見與言譚大呂範辟陸遜  
器之辟為別駕從事  
顯之雖為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  
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別駕從事  
不宜履險謝承後漢書曰陳茂有異術交趾刺史吳郡  
曰不宜履險敵不聽涉海遇風船欲到朱崖儋耳茂諫  
欲顛覆茂仗劍呵罵水神方得濟  
輕佻晉陽秋郭舒為荆州別駕諫刺史王澄不可  
撫養文武簡練士卒以備不虞不可輕佻

治中一  
原杜氏通典曰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眾曹文  
設官部



書用漢制也歷代皆有蜀龐統以從事守未陽令不治

任始常展其驥足乃以為治中晉郁鑿為治中別駕之

車武子為相溫治中有會不同溫輒云無車公不樂

乃因辭武帝師知為揚州治中襄父終此官隋為郡官唐

改為司馬佐後

治中二

**原**大水及期益州者舊傳云任文公為治中時旱白

單席於地又云張彥字伯春為治中刺職在刺割充

論衡自紀篇云王充以為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

陽九江廬江後人為治中實重恐非常選凌虛歸家德

明南康紀曰盧耽任州為治中有術能飛每夕輒凌

歸家曉則還州曾元會曉不及朝則化為白鵠至闕

前迴翔欲下威儀以奉使稱意蜀志曰先主數令彭

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諸

為治中從事兼起徒步檀道鸞晉記曰習鑿齒字彥威

為治中從事兼起徒步檀道鸞晉記曰習鑿齒字彥威

滋甚遇三轉至治中世說曰習鑿齒吏才不常桓

至治中謝朓曰不遇明陳禪五毒畢加謝承後漢書曰

公荆州刺史從事耳陳禪五毒畢加謝承後漢書曰

從事時刺吏為人苛刻受納贓賄禪當傳擄乃至陰

答掠無算五毒畢加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釋

澹割耳訴枉王隱晉書曰陰詹時弱冠才行忠所拔

皆為牧守益州者舊傳為治中從事割耳訴枉

里為之語曰得黃金一諸事一以諮之江表傳曰孫

笥不歸附而潘濬獨稱疾權遣人以床就家舉致之

吏悉歸權親以手巾拭其面即以為治中諸事一以

弟交橫權親以手巾拭其面即以為治中諸事一以

設官部治中

治中

治中

治中

治中



之誌

主簿一 功曹書佐附

杜氏通典曰主簿一人錄門下眾事省署文書漢制也歷代至隋皆有 功曹書佐一人主選用漢制也其司隸功曹從事史兼錄眾事 應劭漢百官表曰司隸功曹從事即州治中從事也 晉以來改功曹為西曹書佐宋有別駕西曹主吏及選舉郎漢之功曹書佐也

主簿二

畢雲自劾 三輔決錄云畢雲為主簿剛直樂善 郭舒自繫 晉書曰郭舒始為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為西曹轉主簿

舍坐事舒自繫理舍事得 詣習主簿 晉陽秋曰習鑿

溫不悅明晚送絹一匹錢五千文以與之 星乃馳詣鑿 齒曰家在益州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 綠君仁厚乞為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 星曰賜絹一匹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乎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鑿齒親遇隆密 荆州主簿親遇隆密

景仁撫箏而歌 北堂書鈔曰謝景仁為豫州主簿在桓 彈之因歌秋風意氣 主諸簿書普關諸事 又曰韋昭 殊遠靈寶甚重之 也簿者主諸簿書簿者普也普關諸事 毀服為豎親執

勞辱 臧榮緒晉書曰譙王承為相令易雄為主簿 設官部 史逃散雄毀服為僮豎從之親執勞辱

主簿 設官部



從事一 典郡書佐 祭酒從事附

**原**社氏通典曰部郡國從事史每郡國各一人漢制也

主督促文書舉非法朱震字伯厚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贓罪三府諺曰車如雞棲

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典郡書佐每郡國各一人漢制也各主

一郡文書以郡吏補歲滿一更 祭酒從事史漢魏以

來置宋世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鎧之事自江左揚州

無祭酒而以主簿治事

從事二

**原**德行堂堂 辨論洵洵益部者舊傳曰邢顯為州從事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

高顯字子昂 魏志曰嚴包字文通才學最舉姦摘

伏 依法執案益部者舊傳曰賀太和州辟為從事舉姦摘伏部人無怨長沙者舊傳曰虞

連芝為南陽郡從事太守芮氏親百僚敬服 萬里肅

清謝承後漢書曰胡騰為荆州從事萬事既辦一州肅然百僚敬服其能 長沙者舊傳曰虞

肅清 就車赴職 投傳去官謝承後漢書曰朱震為

之憂力疾就車職重人輕必不堪久 王隱晉書曰劉

毅州辟為都官從事京邑肅然彈河南尹事司隸徐不

過曰躍虎之犬鼯鼠蹈其背毅曰既能

躍虎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

從事三

**原**文學從事管轄別傳云冀州刺史裴徽召輅為文

大熱移床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再相

見便為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為別駕 武

猛從事典畧云張揚靈帝時材力過人蜀志曰馬謖

設官部為并州武猛從事從事

淵鑑類函卷一百一十一

淵鑑類函卷一百一十一

淵鑑類函卷一百一十一

淵鑑類函卷一百一十一



州從事 隨先主入蜀 武力過人 張遼傳云張遼少為

材力過人 好論軍事 三府側席 北堂書鈔鍾離意別傳云

九府側席 八辟從事 善能解煩 疑八辟從事於法

陳事序要 又曰周樹辟為從事 刺史孟觀有 不累

其身 益部者舊傳云李弘字仲元為州從事 揚雄稱

不畏疆禦 華嶠後漢書曰衛羽為州從事 時常侍單超

第五種 欲收之 聞羽素抗 厲乃召羽 謂曰聞公不畏疆

禦 今欲相委 以重事 若何 對曰願庶幾於一 割羽出遂

日中起 發其城 門收 匡賓客 親吏四十餘人 七 號曰

卧虎 陳留者 舊傳云 高慎 州從事 號曰 卧虎 故人謂之

高孝甫 不語 當為鷹犬 謝承後漢書曰 朱震為部從事 辟

震請見曰 師友之道 東觀漢記曰 壯彪避地 河西人

當為鷹犬 尚德之舉 孟嘉傳曰 庾亮拔孟嘉為勸學

友之道 廉潔通敏 漢書曰 趙廣漢為州從事 官嘉值尚德之舉

傳曰 虞芝 轉部 從事 諷諫 威厲 冰霜 世稱 冰清 東觀漢記

不遵法度 芝乃 諷諫 威厲 冰霜 世稱 冰清 東觀漢記

幼陵為 別駕 從事 諷諫 威厲 冰霜 世稱 冰清 東觀漢記

正不發 私書 世稱 冰清 號白馬從事 盧江七賢傳

從事 有劇 賊 享 臨 等 數 千 人 攻 縣 光 武 遣 司 空 李 通

帥師 擊之 州 牧 惶 怖 恐 獲 罪 眾 於 是 自 請 以 恩 信 曉 諭

降之 乘 車 駕 白 馬 往 到 賊 所 以 義 告 諭 臨 比 都 官

素服 名 德 即 降 服 立 生 祠 曰 白 馬 從 事 臨 比 都 官

從事 見 司 隸 校 尉 喬 公 得 嘉 賊 梁 後 漢 書 曰 喬 公 祖 為

史周 景 行 部 到 梁 國 公 祖 諡 景 因 伏 地 言 陳 祖 羊 昌 罪

惡乞 為 部 郡 從 事 窮 理 其 罪 景 壯 公 祖 意 即 署 遣 之 到

具考 得 姦 賊 梁 冀 馳 檄 救 之 景 承 旨 召 公 祖 還 檄 文

尚德之舉

從事

比都官



公有道術蓋部者舊傳曰任文公有道術為州從事越  
當有逆變因率駕去未子顏奇士可與計事東觀漢  
能發者為郡兵所殺漢字子顏更始也使使者韓鴻河或謂鴻  
曰吳子顏奇十也可與計事韓鴻召見漢甚悅之令思  
才器以為賓友管中與書曰華譚字令思幼而好學弱  
其才器以為賓友冠知名揚州刺史周浚禮辟署從事愛

中正

**原**杜氏通典曰按陳勝為楚王以朱房為中正而不言  
職事兩漢無聞魏司空陳羣以天臺選用不盡人才擇  
州之才優有昭鑒者除為中正自拔人才銓定九品州  
郡皆置吳有太公平亦其任也吳習溫為荆州太公平

祕為尚書僕射代淵為晉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  
公平甚得州里之稱  
**中正其用人甚重**晉劉毅字仲雄年七十已告老後舉  
不宜勞以碎務孫尹表曰司徒魏舒司隸嚴詢與毅年  
茲相兼執四品銓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寮總攝機要舒所統  
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議者不以為劇昔鄭武公年  
過八十八為司徒毅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  
慮毅遂為州都銓正人清流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  
始又干寶稱晉宣帝除九品置東門外設幔陳席曰大小  
中正為內官者聽月三會議於東門外設幔陳席曰大小  
劉毅上表刺史初臨州大中正選州里才業高者兼主  
簿從事迎刺吏若吏部注曰僕射諸葛恢啟稱州都大中  
祖位狀又晉起居注曰僕射諸葛恢啟稱州都大中  
正為吏部尚書侍郎司徒左長史掾屬皆為中正臣今  
領吏部請解大中事以遷侍中光祿大夫領太子後魏有  
**齊梁亦重焉**梁沈約遷侍中光祿大夫領太子後魏有  
之資者太武帝時崔浩為冀州中正北齊郡縣皆有其  
設官部



本州中正以京官為之乾明中邢邵為中書監同郡許  
欽道出邵 隋有州都其任亦重晉王廣為雍州牧司空  
為刺史 唐無

中正二

**原定九品**晉書曰劉毅論九品云臣聞官材三難治亂  
難明三也今立中正人勳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  
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除九品也 有八  
**損上**詳 **不能寬大**魏畧云時苗中正德胄鉅鹿人也為大  
才不能寬大然紀人之不置 **平次人才**北堂書鈔傅子云  
短雖在久遠銜之 **觀過黨里**又應璩新詩云十室  
品之制置郡中正 **自品編戶**又孫楚集奏曰九品漢氏本無班固著漢書  
平次人才之高下

而陳羣依之以品生人又魏武拔奇決於胸臆收才不  
問階次豈賴九品而得人今可令長守為小中正各自  
品其編 **銓評之職**干寶晉記云傅咸在位多 **清定**  
戶也

**之選**北堂書鈔湛方生讓中正 **總十六州**王隱晉書  
北堂書鈔湛方生讓中正 **操人主之威**北堂書鈔云劉毅論晉置九品  
州中正 **掌州鄉之論**又傅暢自序云時請定九品以余為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一

設官部

中正

四七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二

設官部五十二

京兆尹

京府司

京府判官

京府錄事

京府判官

京府判官

京府判官

京府判官

京府判官

京府判官

京府判官

京府判官

京府判官

京尹

增

京兆尹

京府司

京府判官

京府錄事

京府判官

京府判官

京府判官

京府判官

京府判官

京府判官

京府判官

京府判官

京府判官

京府判官

大都路總管

留守

應天尹

臨安尹

右扶風

大興尹

河南尹

原杜氏通典曰周官有內史秦因之掌治京師漢景帝

二年分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內史為京

兆尹絕高曰京十億曰兆更名左內史為左馮翊馮翊

也秦官有主爵中尉掌列侯漢景帝中元六年更

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扶風與左馮翊

京兆尹是為三輔治長安城中三輔黃圖曰長安以東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二

京尹



馮翊渭城以西為右扶風皆治在城中故趙廣銀章青  
漢歎曰亂吾治者三輔也誠得兼之直差易耳  
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凡州所監都為京師  
置尹一人丞一人漢初三輔治長安後漢都雒陽置河  
南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與太守同  
後漢左馮翊右扶風屬司隸尋省 魏晉為京兆太守  
後周都關中又為京兆尹 隋京兆郡置尹并佐吏  
合二百四十四人 唐京兆府本為雍州置牧一人以  
親王為之太宗為秦王中宗為英王睿宗為相王時並  
居其任多以長史理人開元元年改雍州為京兆府置  
牧如故掌宣風導俗肅清所部或以親王居閣而遙領

焉初雍州置別駕以貳牧之事永徽中改別駕為長史  
開元初改雍州長史為京兆尹總理眾務凡前代帝王  
所都皆曰尹 南朝曰丹陽尹後魏初曰代  
尹東魏曰魏尹齊曰清都尹 河南尹其  
地在周為王城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曰尹茲東  
郊 蓋今河南牧之  
任亦留守之始 秦兼天下置三川守 三川河洛伊  
也秦末李由  
為三川守 漢興更名三川為河南武帝增守為太守王莽  
改太守為大尹改河南大尹為保忠信卿光武中興徙  
都洛陽改太守為尹 也 章綬服秩與京兆同主京都  
特奉朝請 李膺為  
河南尹 魏晉皆為河南尹後魏太和中遷  
都洛陽又置河南尹 東魏置洛州刺史 後周置洛



州總管尋罷之 隋初為洛州刺史復為河南內史大業初為荊河州刺史又為河南太守尋為河南尹與京兆同 唐武德四年置洛州都督貞觀十七年改為刺史顯慶二年置東都改刺史為長史而洛州本置牧一人以親王為之中宗為周王時及衛王重俊實居其任多以長史理人至開元元年改洛州為河南府改長史為尹其牧尹之制一如京兆諸曹書佐亦如之各有少尹二員通判府事京兆少尹魏晉以來治中之任隋文帝改為司馬煬帝又改為贊治後又改為丞武德初復為治中永徽元年以太皇帝諱改為司馬本一員太極元年雍洛二州各加司馬一員分為左右開元元年並改為少尹開元以後增置太原府為北京官屬制置悉同

兩京初武后長壽元年以并州后之故里改為北都神龍初廢開元十一年又以并州高祖起義之始復置太原府號曰北京初開元元年正月於蒲州置中都改州為河中府至六月而罷後上元元年復置岐州為鳳翔府又以益州為成都府宋史曰五代俱置開封府尹 宋

開封府牧尹不常置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掌印正畿甸之事以教法導民而勸課之中都之獄訟皆受而聽焉小事則專決大事則稟奏若承旨已斷者刑部御史臺無輒糾察 其屬有判官推官四人日視推鞠分事以治而佐其長領南司者一人督察使院非刑獄訟訴則主行之司錄參軍一人折戶婚之訟而通書六曹之案牒功曹會曹戶曹兵曹法曹士曹參軍各一人



視其官曹分職泣事左右軍巡使使判官各二人分掌  
京城爭鬪及推鞠之事左右廂公事幹當官四人掌檢  
覆推問凡鬪訟事輕者聽沒元祐元年又增置新城內  
左右兩廂四年罷元豐初復置 開封典司轂下自建  
隆以來為要劇之任至熙寧間釐折獄訟歸於廂官而  
治事視前日損去十四崇寧三年蔡京奏罷權知府置  
牧一員尹一員專總府事少尹二員分左右二府之政  
事牧以皇子領之尹以文臣充在六曹尚書之下侍郎  
之上少尹在左右司郎官之下列曹郎官之上又請移  
開封府於舊尚書省從之

太宗真宗嘗任府尹自至道後知府必帶權字至是始罷

政和三年資政殿大學士鄧洵武言河南應天大名府  
號陪京乞依開封制正尹少之名從之 高宗駐蹕杭

州建炎三年詔改為臨安府其守臣帶安撫使置知府

通判簽書節度推官觀察推官觀察判官錄事參軍等

官掌畿甸之事籍其戶口均其賦役頒其禁令城內外

分南北左右廂各置廂官以聽民之訟訴

資序人充後罷城內兩廂官惟城外置焉乾道七年皇太子領尹事廢臨安

府通判僉判職官置少尹一員日受民詞以白太子間

日率僚屬詣宮稟事九年皇太子解尹事臨安府官制

並依舊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五京尹為五京留守



司俱兼府尹職 金大興府尹掌宣風導俗肅清所部  
兼領本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同知掌通判府事少尹掌  
同同知總管判官掌紀綱總府衆務分判兵案之事府  
判掌諮議參佐糾正非違推官二人分判戶刑案事  
元初立燕京路總管大興府至元二十七年改大都路  
都總管府置達魯花赤二人都總管一人即京尹之職  
也副達魯花赤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經歷知事各二人  
凡本府官吏唯達魯花赤一員及總管推官專治路政  
其餘皆分任供需之事故又號曰供需府 明初改集  
慶路爲應天府欲崇其秩改知府爲正三品賜銀印同

知爲府丞凡禮遇視在外知府特異有治中通判推官  
經歷知事照磨等官 永樂十年陞順天府府尹爲正  
三品如應天府掌京府事宣化和人勸農問俗均貢賦  
節征徭謹祭祀閱戶口糾豪強恤窮困錄罪囚務知百  
姓之疾苦凡學校軍匠積貯牧馬薪炭河渠堤涂僧道  
醫藥之事率其僚而分理焉 **原**留守杜氏通典曰周  
之君陳似其任也此後無聞後漢和帝南巡祠園廟張  
禹以太尉兼衛留守晉張方劫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  
等與其遺官在洛陽爲留臺承制行事號爲東西臺至  
安帝時劉裕置留臺具百官後魏孝文南伐以太尉元



不廣陵王羽留守京師後並加使持節唐留守之制蓋

因此也高宗儀鳳元年司農卿韋弘機為京留守時

機執而囚之因奏曰道士假稱中宮驅使依倚形勢臣

恐虧損皇明為禍患之漸高宗特發中使賜書慰諭仍

云不須漏泄武后臨朝垂拱二年文昌右丞相蘇良嗣

為京留守時尚方監裴匪躬校京苑將嚮苑中果菜

以收其利良嗣駁之曰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

去織未聞萬乘之主嚮其果菜以與人爭利

史曰舊制天子巡狩親征則令親王或大臣總留守事

建隆元年親征澤潞以樞密使吳廷祚為東京留守其

西南北京留守各一人以知府兼之西京河南南京

司管掌宮鑰及京城守衛脩葺彈壓之事畿內錢穀兵

民之政皆屬焉南渡初其東京北京並置留守以開封

大名知府兼其後河南復南京西京置留守紹興四年

帝將親征以參知政事孟庾為行宮留守置奏差主管

書寫機宜文字官一員幹辦官二員準備差遣差使各

三員使臣五十員又置留司臺官一員五年罷續文

獻通考曰金諸京留守司留守帶本府尹兼本路兵馬

都總管副留守帶各府少尹上京留守司兼管林木事

正隆二年並罷元大都留守司掌守衛宮闕都城調

度本路供億諸務兼理營繕內府諸邸都官原廟尚方

車服殿廡供帳內苑花木及行幸湯沐宴遊之所門禁

關鑰啓閉之事留守五員副留守二員

元世祖至元

設官部

洪鑑類考卷一百一十一

京尹

六



三年詔上都路總管府遇車駕巡幸行留守司事駕還  
即復舊 明制巡狩親征皆命東宮監國以大臣為留  
守而府尹無居留之事矣

京尹二

**原**史記曰汲黯為主爵都尉丞相公孫弘上言曰右內  
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  
為右內史 漢書曰甯成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  
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為不  
復收乃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  
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 又曰韓延壽為左馮翊滿歲

稱職為真歲餘不出行縣掾吏皆以為方春月可一出  
勸農桑至高陵有昆弟相訟延壽傷之曰骨肉爭訟是  
吾教不行也乃入傳舍閉閣自思過於是訟者遞相責  
讓皆肉袒願以田相移至死不爭延壽恩信周二十四  
縣無訟者吏不忍欺 又曰張敞為京兆尹朝廷每有  
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  
過走馬章臺街在長安中又曰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  
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孟康曰撫音誦  
北方人謂媚好  
有過於畫眉者 又曰尹翁歸為雍右扶風辟用廉平



疾迸奸吏常爲三輔最 又曰薛宣爲左馮翊得郡中  
人吏罪名輒告其縣使自行罪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  
長名 又曰王尊王章王駿並爲京尹皆有名京師稱  
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又曰龔勝遷丞相司直徙光  
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  
祿大夫 後漢書曰延篤字叔國及邊鳳皆京尹並有  
雄名語曰前有趙張後有邊延趙張謂趙廣漢及張敞  
也 謝承後漢書曰鄧道出爲馮翊守下車治豪強四  
海號爲豪強所病 魏略曰顏斐字文林爲京兆守勤  
勸禮學風化大行人多無車牛斐課人間月取車材使

轉相教作車又課民無牛者命畜豬責時賣以買牛始  
人以為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吏不煩民民不  
求利遷爲平原太守吏人啼哭遮道車馬不得前 又  
曰顏斐爲京兆尹課人輸租時各因便置薪兩束爲寒  
炙筆硯 又曰顏斐爲京兆守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  
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蕪人民飢凍而京兆令屬  
縣皆整頓阡陌樹桑果豐富常爲雍州十郡最 王隱  
晉書曰樂廣字彥輔爲河南尹故郡中多怪後人皆於  
廊下郵傳中治事無敢數在廳事者唯廣處之 晉中  
興書曰晉太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爲丹陽尹 又曰彭



城劉隗太興初長兼侍中出補丹陽尹隗雖在外而萬機祕密皆豫聞之 語林曰許元度出都詣劉真長先不識至便造之一面留連標劉貴略無造詣遂九十日一詣許語曰卿為不去家將成輕薄京尹 隋書曰樊子蓋檢校河南內史屢有治績文帝謂曰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增**唐書曰開元初李元紘擢京兆少尹詔浚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旁渠立磴瀦場爭利元紘敕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 山堂肆考曰李峴長吏治天寶時累遷京兆尹帝歲幸溫湯旬內巧供億以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楊國忠使客擷安祿山陰事

諷京兆捕祿山第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縊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為零陵太守峴為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乃相與謠曰欲粟賤追李峴唐書曰肅宗時楊綰輔政以儉約風天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 又幹為京兆數論執宰相元載惡之王縉附載意折幹曰南方孤生安曉朝廷事邪 山堂肆考曰劉晏為京兆尹總大體不苛細寬猛相濟吏民安之 又李勉為京兆尹時宦者魚朝恩為觀軍容使領國子監威寵震赫前尹黎幹諂事之須其入敕吏治數百人具以餉至是吏請勉勉不

設官部

京尹

京尹



從曰吾儻太學彼當見享軍容幸過府則脩具朝恩銜  
之亦不復至太學 又曰柳仲郢字諭蒙爲京兆尹政  
號嚴明出尹河南以寬惠爲政或言不類京尹時仲郢  
曰輦轂之下彈壓爲先郡邑之治惠愛爲本 又曰薛  
元賞爲京兆尹嘗詣宰相李石第石方坐廳事與一人  
爭辨甚宣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  
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邪命左右趣神策軍將  
出仇士良聞之召元賞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  
杖殺神策軍而囚服見仇士良士良無如之何呼酒歡  
飲而罷 唐書曰會昌中李德裕當國元賞復拜京兆

尹都市多俠少年以黛墨鑿膚夸詭力剽殺坊閭元賞  
到府三日收惡少立杖死三十餘輩陳諸市餘黨懼爭  
以火滅其文禁屯怙勢擾府縣元賞數與爭不少縱由  
是軍暴折戢百姓賴安德裕復用元賞弟元龜爲京兆  
少尹 山堂肆考曰唐僖宗時張全義爲河南尹初東  
都洊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  
可任者人給一旗一牘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  
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由是歸者如市 宋  
史曰五代漢初李穀權開封府時京畿多盜中年尤甚  
穀誘邑人發其巢穴有劉德輿者梁時屢攝畿佐居中



年素有幹材穀即署攝本邑主簿浹旬穀請侍衛兵數  
于佐德輿悉禽賊黨其魁一即縣佐史一御史臺吏搜  
其家得金玉財貨甚衆自是行者無患 又宋真宗朝  
御史中丞趙昌言上言天下大辟斷絕皆錄款聞奏付  
刑部詳覆用刑乖理者皆行按劾惟開封府未嘗奏案  
或斷獄有失止罪原勸官吏知府判官推官檢法官皆  
不及責則何以辨明枉濫表則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  
施行從之 又慎從吉錢俶之壻也臨事敏速勤心公  
家所至皦察多請對陳事上謂其無隱大中祥符八年  
改給事中權知開封府既受命召戒之曰京府浩穰凡

事太速則訟太緩則滯惟須酌中耳請屬一無所受  
又真宗爲壽王尹開封府召畢士安爲判官及即位命  
權知開封府事近臣有怙勢強取民間定婚女其家訴  
於府士安因對奏還之官府常從爲廷職者每授任於  
外必令士安戒勗 又慶曆中賈昌朝言漢唐都雍置  
三輔內翼京師朝廷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制度  
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陳許滑鄭皆隸開封  
府以四十二縣爲東畿帝納之 又程琳權知開封府  
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死賄妻子使以病告琳察其色  
辭異令有司驗得實蒙正連姻章獻太后家太后曰蒙



正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默然遂論如法外戚吳氏離其夫而挈女歸夫訴於府琳命還女吳氏曰已納宮中矣琳請於帝曰臣恐天下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之答而歸其妻琳後以御史中丞兼龍圖閣學士再知開封府又包待制拯除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至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偽增步數者皆審驗勅奏之又范純禮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

以刻深爲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由是一切以寬處之中旨鞫享澤邨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劇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之於首曰與劉先主何如遂爲匠擒明日入對曰愚人邨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曰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爲訓耳徽宗從之又元豐時王存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堤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如故又按民廬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旣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言之即日弛其禁都人



權呼相慶 又吳擇仁以戶部侍郎兼知開封府故事尹以三日聽訟右曹吏十輩列庭下自占姓名一人云某人送某獄某人當杖某人去而尹無所可否有竇鑑者以捕盜冠諸司使服金帶擇仁視事狃舊態來前叱而械諸獄一府大驚賣珠人居民貨久不返度事急匿宦官楊戩第擇仁跡取之竄於遠戩遂中以事罷為顯謨閣直學士 又王巖叟為樞密都承旨權知開封府都城羣偷所聚謂之大房每區容數十百人淵藪詭僻不可深究巖叟令掩捕撤毀之根株一空供備庫使曹續以產貿萬緡市僧逾年負其半續盡力不能取一日

啓戶則所負皆在焉驚問其故僧曰王公今日知府矣 又元祐初錢勰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投牒至七日勰隨即剖洩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得來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譟曰無有勰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某字啓緘示之信然人皆驚詫宗室貴戚為之斂手雖丞相府謁吏干請亦械治之 又孝宗朝張杓子浚以直徽猷閣改知臨安府都城浩穰姦盜聚慝杓畫分地以警捕夜戶不閉光宗時再為府尹內侍毛伯益冒西河茭地為亭外戚有殺其僕者獄具黃緣宣諭



求免杓皆執奏論如律孝宗觀湖杓以彈壓伏謁道左  
孝宗止輦問勞賜以酒炙杓天分高爽吏材敏給所至  
以治辦稱南渡以來論尹京者以杓爲首 金史曰金  
大定初唐括安禮爲大興尹上曰京師好訛言府中姦  
吏爲民患卿雖年少有治才去其宿弊毋爲因仍七年  
五月大興府獄空詔錫宴勞之凡州郡有獄空者皆賜  
錢爲錫宴費大興府錫宴錢三百貫其餘有差 又曰  
章宗時承暉知大興府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  
厚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  
承暉即杖豪民而遣之曰可以此報宣徽矣 又貞祐

乃奏曰京師官民有能贍給貧人者宜計所贍遷官陞  
職以勸獎之遂定權宜鬻恩例格入粟草各有數全活  
甚衆 元史曰元至元十七年上都留守闕官宰相擬  
廷臣以十數帝顧賀仁傑曰無以易卿特授上都留守  
兼本路總管開平府尹桑哥用事奏上都留守司錢穀  
多失實召留守忽刺忽耳及仁傑廷辨仁傑曰臣漢人  
不能禁吏戢姦致錢穀耗傷臣之罪忽刺忽耳曰臣爲  
長印在臣手事未有不關白而行者臣之罪帝曰以爵  
讓入者有之未有爭引咎歸己者罪勿問 又大德二



年姚天福拜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畿甸大治後之  
尹京者以天福為稱首 獻徵錄曰明陳諤為給諫舉  
劾權貴無所避太祖朝犯顏敢諫屢瀕於死永樂十六  
年擢府尹政尚嚴察有張趙風嘗出行誤衝太子駕太  
子訴於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竟不問 又曰王  
賢為順天府尹嘗以柴炭為民病言於大司空石璞曰  
京民勞疲極矣今採運夫役與真保諸郡等無乃不可  
乎石默然為遞減之又惜薪中貴縱其下非法凌府屬  
叱跪於庭賢聞趨至欲縛其人以聞主者固謝乃已景  
泰間再疏乞休上曰卿年七十禮當致仕然京畿冗繁

非爾不治英宗復辟之初顧謂近臣曰府尹如賢者何  
可得哉 又曰成化時彭信為順天府丞畿甸征徭常  
倍徙他郡加之達官貴人園田錯午侵牟武斷民用困  
瘁信贊治之暇周行列邑揚摧折之威施拊循之政方  
嚴之下惠裕繼之 又曰正德時孫懋為南京府尹適  
駕幸南都與參贊喬宇僇力同心隨機防護宸濠已擒  
繫舟泊龍江逆錯繫諸司而彬等益導上夜遊伺便竊  
發懋乃伏闕上章屢請迴鑿辭甚激切時值彬生日眾  
期往賀懋曰某抗疏欲置之死而今復賀其生非情也  
彬雖憾之然因懋不敢輕動及卒世廟惜之曰古之遺



直也特賜祭葬贈官蓋異數云 又嘉靖間劉淑相尹  
順天先是永樂初徙天下富民填北京供坊廂富民役  
遂占籍京師年需原籍幫銀有司歲徵銀解戶部下京  
府給富民曰供坊廂役至是福建解銀六千有奇部發  
府令給僚胥皆以成例宜給淑相曰國初土著者寡富  
戶供坊廂役需費實繁原籍幫供宜也今土著日增富  
戶隸籍順天與土著同役凡有役府下兩縣縣下廂坊  
詰丁揆畝均出供費富戶何以獨得幫銀也乃下兩縣  
覈年供需費銀實費不什一遂停不給以上京尹 唐書曰  
太宗伐遼房元齡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

西顧憂矣凡糧械飛輪軍伍行留悉裁總之忽有男子  
上急變元齡詰狀曰我乃告君元齡驛遣追帝帝視已  
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邪 又曰開元十二年  
東巡泰山宋璟為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別方歷  
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一二極言手制荅曰所進當  
書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 宋史曰後唐莊宗入魏  
河朔遊士多自効軍門張昭至魏攜文數十軸謁興唐  
尹張憲憲家富文籍每與昭燕語講論經史要事恨相  
見之晚即署府推官憲後為北京留守昭從至晉陽莊  
宗及難聞鄴中兵士推戴明宗憲部將符彥超合成將



應之昭謂憲曰得無奉表勸進爲自安計乎憲曰我本書生見知主上位至保釐乃布衣之極苟覩顏求生何面目見主於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相泣而去憲遂死之時有害昭者執之以送彥超彥超曰推官正人無得害之令爲勸安撫軍民事寧以昭爲北京留守推官又曰太宗親征太原以沈倫爲留守判開封府事又曰至道初呂蒙正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蒙正至洛多引親舊歡飲政尚寬靜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又曰王旦參知政事從真宗幸澶淵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

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何如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旣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於郊忽聞後有騶訶聲視之乃旦也又大中祥符議封泰山以向敏中舊德有人望召入權東京留守後祠汾陰復爲留守又曰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修尹洙爲官屬修等頗遊宴王曙時權知開封府後至嘗厲色戒修等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寇萊公晚年之事邪修起對曰以修聞之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耳

以上留守

京尹三



原

執版

閉閣

漢書典職

曰京兆秩

中二千石

見尚書

三輔尤劇

五日何畏

注浩大穰

盛言人眾

多也

又曰張敞被劾使吏察舜有所案問

五日為京兆尹耳敞聞殺舜書簡

示曰五日為京兆尹耳敞聞殺舜書簡

代罪漢雋不疑為京兆尹每錄囚徒

而不殘喜而食若無所出則母怒而

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

內掌帝都外統京畿

六鄉六遂之土其民異方雜居多

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

李一之聲假立司馬之綱以統之

其端迹若不補之有故當時無赫赫

劉之目以經緯之

名於民久而後

益於民久而後

名於民久而後

名於民久而後

名於民久而後

名於民久而後

名於民久而後

名於民久而後

名於民久而後

名於民久而後

名於民久而後

名於民久而後

名於民久而後

名於民久而後

名於民久而後

名於民久而後

安之整頓京師

檢御貴戚

李邵別傳云鄧騭弟豹欲

得之上及鷹亦欲用豹難便召拜下詔令公卿舉騭以

旨遣人諷公卿悉舉豹李邵曰司隸河南尹當整頓京

師家為之必不可使遐邇所模四方表則注武居

咸寧三年詔曰河南郡之首其風教宜為遐邇所模

以導齊之待中奉車都尉王恂忠亮篤誠才兼內外

於治化其以物為河南尹王恂晉書曰庾純字謀甫

太始六年詔曰河南尹經治王章封事孔坦望實漢書

庾純字純為河南尹經治王章封事孔坦望實漢書

亂其以純為河南尹經治王章封事孔坦望實漢書

章選為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為鳳所舉

以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食之章奏封事召見鳳

不可任用官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

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望語林曰蘇峻新

溫庾孔君平以朝廷初復京尹宜得望語林曰蘇峻新

實惟孔君平以朝廷初復京尹宜得望語林曰蘇峻新

民如子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

設官部

京尹



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力天性精於吏職願為用儻不寢至日尤善為人強以得事情其發奸擿伏如神冬獄當斷先為調棺皆曰死無所恨謝承後漢書云延旌表異行進

用善士謝承後漢書云羊陟遷河

豪右謝承後漢書云華崧為河南尹禁絕豪右鬻託書疏不與交持法簡而不犯為吏嚴而不殘為河南尹以

德化為本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列女傳云馬不疑為京兆尹識鑒明微母誠之曰養民不可不惠臨政不

可不疑為吏嚴而不殘云疾病則給醫藥獄訟

不加榷楚風俗通云陳龜遷京兆尹民有疾病則給醫

見理識情訟獄不蓋勲威震京師袁安大小從化

後漢書云蓋勲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為中常侍恃勢貪放按得其賊千餘萬貴戚咸為之請勲不聽具

漢書曰袁安為河南尹十餘年小大從化羊陟計

日受俸兒寬開渠溉田尹謝承後漢書曰羊陟遷河南

收租稅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

擔負輸租縱屬不絕課更以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

王令貪殘李膺殺之王官吏不下王濟鞭之野

為河南尹執法不撓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

乃至殺孕婦聞膺剛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

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

畢即殺之北堂書鈔傅暢晉諸公贊曰王濟為河南

尹未拜遇王官吏

不道濟鞭之

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民王穎有金為鄰婦所隱闕數尹

不獲直穎憤而致偃扶杖訴於庭元發一問得實反其

設官部

淵蓋負卷二四二

京尹



金穎投杖仰謝失德所在山堂肆考曰唐韋澳為京兆尹宣宗舅鄭光主聖法上曰鄭光甚愛之柰何對械之秦其狀且曰必置於法不可使畫一之法獨行於貧曰陛下自內史擢臣京邑安可使畫一之法獨行於貧也

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乃不可犯

銅虎 翰苑新書載李變傳云變拜京兆尹加幢蓋鼓吹君道教履潔白之節乘執忠良吏民愛戴作歌曰我府如母訓如父如春威如虎愛

惠文 彈治 詔書褒美 宋史云蘇頌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頗嚴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蘇頌為一集程文簡公琳知開封府前為府者苦書云歐陽六一集程文簡公琳知開封府前為府者苦治劇或滿歲罷不然被詢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

請避正寢 識名屏風 宋史起權知開封府聽斷明審舉無留事真宗嘗臨幸問勞起請曰陛下昔龍潛於此請避正寢居兩廡詔從之名其堂曰繼照又云呂夷簡為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真宗識其名於屏風將大用之

榜神策校

祠曲江池

不避者即時榜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間可乎公綽曰臣不當奏在

兼御史 頓舍種蔬 表木按籍 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

不出凡三詔始出授應天府尹益尚廉明獨買頓舍餘

宗密使人廉之得其飯餽粥也笑曰人皆樂惟朕與均

苦耳然庭無廢事宋史云王博文天禧中以龍圖閣

直學士復知開封府都城豪右邸舍侵通衢博

文製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分撤之月餘畢出

剖凌 簡易循禮 翰苑新書云言行錄蔡端明襄字君

治京師談笑剖凌破發隱吏稱難治公居之有能名其

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禮

不求赫赫名 厚結中人 獨抗錦衛 宋史云李師中

京師亦治 京尹



多大臣居守掾幕吏習弛緩師中一以嚴整齊之號為  
 治辦然用法刻深煩碎無大體惟厚結中人神宗嘗對  
 宰相言其治狀富弼曰陛下何從知之邪帝默然獻  
 徵錄云武宗初服劉瑾擅權惡禮科都諫周璽乃陞順  
 天府丞實則抑之也未幾同錦衣衛指揮楊玉勛事赤  
 縣楊玉者瑾黨也眾見玉皆低首璽獨與抗辭色不少  
 假借事竣瑾嫉玉誣以蔑大體不苛壹意撫字山  
 視近臣下獄拷掠削籍死尹總大體不苛細寬猛  
 肆考云唐劉晏字士安為京兆尹總大體不苛細寬猛  
 相濟吏民安之意獻徵錄云弘治間蘭琦尹順天熟政  
 體知民安之意擢發奸盜請罷牛車知開封府居  
 數日發大奸吏一人流嶺南又得巨盜積賊萬九千緝  
 獄具而輒再變帝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獻徵錄云嘉  
 靖間景臻為順天府丞會司徒議徵畿民請平宮市  
 牛車空運京粟出關臻即疏病民乃罷之  
 奏免園夫山堂肆考云唐德宗時吳奏為京尹京師  
 欲外吏與聞禁中事宜選中官高年謹信者為宮市令  
 平價和售以息眾議獻徵錄云嘉靖初王震陞順天

府尹奏罷上元人降絲綸賜旗甲合辭事類云晉  
 寧花園夫千餘人降絲綸賜旗甲合辭事類云晉  
 之任委寄非輕凡降絲綸賜旗甲合辭事類云晉  
 守故守留守降麻自安彥威始又唐高祖除留守宜並  
 都損其儀沮賜望請比華汝壽或上言不可并三州罷  
 之留守不賜東都治第西京留臺唐書云文宗時  
 旗甲自此始東都治第西京留臺唐書云文宗時  
 都第東都集賢里於午橋別墅器具煥館涼臺綠野  
 治第東都集賢里於午橋別墅器具煥館涼臺綠野  
 堂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書夜  
 相歡不問人閒事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書夜  
 臺每出前驅不識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聽斷如神  
 從騎市人或不過三節伊川謂曰公出無聽斷如神  
 博奕不問翰苑新書云杜衍開封府聽斷如神  
 學生陳東及士庶十餘萬人出諭旨即相率聽命且再遇  
 京兆惡少年怙亂書為盜入官民家攘金帛且再遇  
 縛黨中三兩輩聲言擒盜持赴部走委巷乃釋縛分所  
 設官部



謂而夫人不尊居昌悉彈治正法而縱博奕不之問或  
謂令所禁昌曰姑從所嗜以解其謀正所以禁其為非  
耳  
議中執政謂公無委曲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府事  
親閱文書躬自裁波請屬一無所受三月而罷宋史  
云吳奎權開封尹達於從政吏不  
敢欺豪猾畏斂居三月治聲赫然  
畏法王堂肆考云漢成帝時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  
京兆盡節勞心夙夜思職發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代  
所稀有不願下公卿大夫博議審如御史章尊當伏觀  
於是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  
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又云唐韓愈為京兆尹六

**京尹四**  
秩二千石為續漢書百官表云凡州所監都  
**官品第**

**三** 漢書百官表云 如郡主爵 又云三輔職如  
京兆尹品第三 郡主爵 又云三輔職如

**京師** 漢官解詁云武帝太初元年左內史為左馮翊主  
爵都尉右內史為右扶風京兆尹治京師以馮翊主

**輔** 正身率下 謝承後漢書云延篤遷京兆尹正身率  
民擢用長者與參政事 正身奉職 又云巴肅為河

**郡中** 歡愛三輔咨嗟焉 正身奉職 又云巴肅為河  
優賢養民 又云華崧為河 進賢尚功 續漢書百官志

治民事進 政令甚明 漢書云翟方進為京兆尹搏擊  
賢尚功 政令甚明 漢書云翟方進為京兆尹搏擊

則恐有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之時胡常為青州  
政清整 晉中興書太原王錄云 枹鼓稀鳴 漢書云張

尹一日捕盜賊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  
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  
請不行 魏志云居官十二年自魏及今為河南尹者莫

設官部 官品第



及勸農桑增戶口謝承後漢書云延篤遷京兆尹勸

少歸三輔資其政教後漢延篤為京兆百里垂拱

仰辨魏志云劉馥字子靖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與

拱明魏書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

罪鞫人後漢書曰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

希牧守魏志云劉馥字子靖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與

自勵魏志云劉馥字子靖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與

疑為京兆吏民稱不容口漢書曰趙廣漢為京兆尹

凌突諸少年從旁諫曰南省位宋史云陳省華景德

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南省位宋史云陳省華景德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及勸農桑增戶口謝承後漢書云延篤遷京兆尹勸

少歸三輔資其政教後漢延篤為京兆百里垂拱

仰辨魏志云劉馥字子靖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與

拱明魏書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

罪鞫人後漢書曰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

希牧守魏志云劉馥字子靖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與

自勵魏志云劉馥字子靖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與

疑為京兆吏民稱不容口漢書曰趙廣漢為京兆尹

凌突諸少年從旁諫曰南省位宋史云陳省華景德

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南省位宋史云陳省華景德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龍造土龍唐書



治以簡靜以次裁錄云弘治間高啟尹應天政務填委  
 外郡比自古尹京者必嚴厲明察始稱其官或勸以都下非  
 吾性而已公退輒與賓客燕飲如平時久之吏樂其簡  
 民安獄內皆空翰苑新書載哲宗實錄云王安禮知  
 其易獄內皆空開封府事至輒斷庭無留訟未三月  
 而獄內皆空揭諸府門遼甚似其父  
 使過之歎息以為異事其父  
 權開封府嘗奏事退帝目送詔不臺參  
 之謂宰相曰公罷其似其父唐書云李逢  
 逐之以韓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除  
 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乃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  
 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愈為兵部望風而遁又曰開成  
 侍郎而出紳為江西觀察使初鄭覃以  
 李紳為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不相  
 球占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不相  
 引避又曰郭行餘累擢京兆少尹嘗值尹劉栖楚不肯  
 行餘移書曰京兆府在漢時有尹有都尉有丞皆詔自除  
 除後循而不改開元時諸王為牧故尹為長史司馬即

都尉丞耳今尹總牧務少尹副焉未聞道路  
 問有下車望塵避者故事猶在樞楚不能答  
 請宋史云馮京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數月不請丞相不妄造  
 從官不妄造請弼以京為傲弼使往見騎京曰公為宰相不  
 公重非傲也京富弼壻為弼不附安石  
 王安石告吾有語見之戒典者曰王公意如此蓋一往見納惟  
 尹來即告吾有語見之戒典者曰王公意如此蓋一往見納惟  
 臣子往神宗諭之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曰  
 政如始至山堂肆考云明皇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  
 不負所知宋史云晏殊留守西京奏張洞知始至尹  
 詩傾倒無不至當事有官責持議甚堅亦自以不或  
 負所知樞密高若訥參知政事吳育薦其文學或  
 用故相續通典云唐故事居守之位或用舊德或用故  
 前義武軍節度使陳楚為三世尹京  
 東都留守違制尋亦改焉  
 設官部



美權開封府尹入謝言曾祖顓祖適皆常領府事今臣復攝尹懼弗克負荷徽宗曰卿三世京尹為國宣勞誠摯紳之

盛事也 四為京兆 雖無赫赫名然善任人緣飾規檢

有足 五為京兆再為河南 更九鎮五為京兆仲再為

稱者 父子兩京 宋史云溫詔歷工兵戶三部侍郎轉

河南 尹兄弟具瞻 唐書云李叔通天寶末為京兆尹

京相望人 叔明當東都平招徠遺民號能吏遷京兆尹長安

以為榮 師豪右大震 又云神策軍自興元後日驕恣軍吏李昱

京兆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

驚訝於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再遣使皆不聽奏曰

未盡輸豈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京師豪右大震

京師無事有希文 謠曰朝廷無憂有范正公京師無事有

文希 請禁賓客相過 宋史云景德初陳省華尹開封以

廢事下 賓僚不拘時見 山堂肆考云宋呂公著知開封率五

情易達 心一主於惠愛 臨徵錄云明應天府尹吳雄

隱而心一主於惠愛嘗讀趙廣漢傳歎曰構會吏民以

賊無辜是豈為民父母之道宜其見刑也至龔黃傳則

曰為吏者 都輦重職 職前代皆用名人聖代已來有

當如此矣 電埽庭訟響答詩筒 宋史云錢

李府杜頂王恂雋不 電埽庭訟響答詩筒 宋史云錢

疑復今滅此者也 監臨三輔 鎮撫畿甸 肅清

案時遺之詩總操筆立就以報執曰電埽庭訟響答詩

簡近所 表則四方 鎮撫畿甸 肅清

未見也 京師 當堯舜之朝 繼張趙之位 偶唐虞之代

尹河洛之都 統千里之封畿 領萬戶之版籍 況

設官部 附錄前卷二

京尹



屬休明之朝 宜尊表則之位 朝許政能任先廣漢  
時推明察選在不疑 漢推能政選在袁安 晉擇  
公才任先孔坦

京尹五

**原**詩梁元帝去丹陽尹尹荊州詩曰驂駕乘駟馬謁帝  
朝承明分符涖閩越終然慙勵精 又曰副君垂獎眄  
仁慈穆且敦終朝陪北閣清夜侍西園降責深知已寧  
思食椹恩未嘗辭畫室誰忍去輶轅 蕭琛和元帝詩  
曰妙善有兼姿羣材成大厦奕奕工詞賦翩翩富文雅  
蘆藻若龍雕洪才類河瀉案牘時多暇優優閱典墳儒

墨自元解文史更區分平臺禮申穆兔苑接卿雲軒蓋  
陰馳道珠履忽成羣德音高下被英聲遠近聞 徐勉  
和元帝詩曰敬愛良是賢謙恭實所務尊賢道道德重  
學嚴師傅六藝誠為敏三雍稱有裕覆被唯仁義吐納  
必珪璋壯思如泉湧逸藻似雲翔夙有匡時調早懷經  
世方留心在庶績勵精思治綱

**原**箴漢揚雄一作崔駰河南尹箴曰芒芒天區畫冀為京商

邑翼翼四方之經一作營爰作卿士以尹王州風化攸興  
萬國承流

**增**制唐蘇頌授宋璟兼京兆尹制曰敕惟雍設都實難



其理京尹鎮俗不易其才具官宋璟天假直清時歸方正端莊以立姦慝遷於望風果斷而行網維成於不日衣冠所重人吏攸欽俾承彈糾之餘乃綜浩穰之劇可兼京兆尹餘如故常袞授孟暉京兆尹制曰門下天府惟雍神臯作京當四海之會同在三輔而尤劇漢以郡國二千石高第入守而轂下稱之今因其制而選用亦陟明於辨理也具官孟暉端一簡亮外寬內肅在割能斷見事風生歷踐通列侃然處正京師化源庶尹之則承平無事統正猶難或多毀傷失名數月輒罷况寇難未靖邊備尚勞率西之師取給畿內戎衣軍餉困竭

閭閻姦人豪奪吏氣傷沮屢有申救未懲其弊思得至公明斷之才曠然大變其俗是用命爾典司劇任肅清權右扶養元元無俾趙張專美有漢可守京兆尹散官勲封如故又授京兆府尹魏少游加御史大夫制曰門下肅清風俗糾正朝廷必求審諤之才式總紀綱之任具僚魏少游直方其行簡亮在躬有玉壺之清澄兼龍泉之斷割通變可以成世務精密可以舉人倫中外累更風聲益振法無所避姦不能欺貳職司徒實平邦教三尹京邑備洽人謠不有兼官豈云重寄宜授趙堯之印俾雄張敞之職可檢校御史大夫餘如故白居易



易授韋正貫京兆尹制曰敕權知京兆尹韋正貫詩不  
云乎京邑翼翼四方是則故趙張邊延馳名兩漢而不  
疑兼以儒學取重當時斯任也吾豈易哉爾敷用政術  
列爲殊科再升文字之途一舉雲霄之路拔於郡府以  
尹京師有抑強扶弱之心得變通適時之用煦若春日  
肅如秋霜干將淬而投刃皆虛騏驎馭而追風自遠重  
以郊天盛禮發號鴻恩訖事而物力安舒設禁而寇攘  
帖息是用嘉乃成効寵之正名爾其奉上思盡臨事思  
權轄健吏而惠窮人簡簿書而提綱目處劇勿紊居閑  
勿遺俾椎剝絕迹於九衢枹鼓息鳴於五夜克揚顯績

用繼前脩 又授黎幹京兆少尹制曰敕朝散大夫前  
守諫議大夫兼侍御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黎幹經遠  
良圖弘通敏識典墳聚學風雅成文操守甚貞行歸於  
正早敦近掖見重中朝俊德用彰嘉言罔伏頃有歸閑  
之志益存難進之誠亞彼尹京眷求公器宜膺獎命俾  
展多方可京兆少尹散官勳封如故 元稹授楊巨源  
郭同元河中興元少尹制曰敕具官楊巨源詩律鏗金  
詞鋒切玉相如有凌雲之勢陶潛多把菊之情朝請郎  
前守華陰縣令郭同元文戰得名吏途稱最劉超推出  
納之善王渙著抑挫之名皆用已長各居官守因其滿



秩議以序遷稽其器局之良宜參尹正之亞巨源可守  
河中少尹同元可權知興元少尹 宋歐陽修除劉沆  
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制曰門  
下罄一節以事君中外之任無間處大臣而有體進退  
之禮必優屢形懇避嘉敦慤之弗移宜峻寵章示眷懷  
之特異具官劉沆質性剛鯁姿材敏明入必侍於清閑  
出屢更於事任翼翼是則有聲京邑之雄巖巖具瞻遂  
參廊廟之用乃疇嘉績爰正台司執毀譽不回之心篤  
於自信勤夙夜匪懈之志久而益勞顧方厚於倚毘乃  
遽思於退讓察其所守實亦重違惟茲祕殿之嚴眷乃

留都之重既增美秩仍益真封於戲秉國之鈞居則坐  
而論道為時舊老往則殿於大邦是惟出處之榮勉服  
便蕃之命

**原表**梁劉孝儀晉安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盈尺徑寸  
易取琢磨南箕北斗難為簸挹何則良工質美在器成  
珍假名責實涉求必殆 邵陵王讓丹陽尹初表曰臣  
進非民譽退異宗英尸居崇號已紊彝典况京兆五守  
西漢難追河南二尹東京罕繼審已循涯自知莫可街  
談巷議尤見不勝 庾肩吾為南康王讓丹陽尹表曰  
臣聞劔鏤七星非有司天之用簾圖五岳寧識崇朝之



雲是知策彼泥龍不能令其逐日乘斯流馬安可使其  
奔電方今振鷺盈庭白駒空谷惟帝念功惟明克允君  
子之國幸聞其讓石門之水獲免於貪

**原序**梁元帝丹陽尹傳序曰傳曰大夫受郡漢書曰尹  
者正也及其用人實難授受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  
經術孫寶行嚴霜之誅袁安留冬日之愛自二京版蕩  
五馬南渡固乃上燭天文下應地理爾其地勢可得而  
言東以赤山為成阜南以長淮為伊洛北以鍾山為華  
阜西以大江為黃河既變淮海為神州亦即丹陽為京  
尹雖得人之盛頗媿前賢而眇遇之深多用宰輔皇上

受圖負宸寶曆惟新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豈  
直四三皇六五帝孕夏陶周而已哉若夫位以德敘德  
以位成每念忝涖京河茲焉四載以入安石之門思勤  
王之政坐真長之室想清談之風求煖餘晨頗多暇景  
今綴采英賢為丹陽尹傳

京府判官

**涖事恪謹**宋史云程羽領開封府判官羽性淳厚位  
命知開**始置通判**又云太宗尹京頗以長者待之及即位  
封府李崇矩善出入其門遂惡之乃白太祖相趙普樞密使  
國問復以藩邸舊僚留判三司勾院俄通判開封府事  
京府置通判**勸辭留務**又云秦王廷美尹開封府  
自宋琪始也設官部端監類函卷一百一十二京府判官











州絳言留之在外恐惑眾追責窮治蓋其母嘗

執役宮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

賜緋進士為集賢校理授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

面賜未午而畢又云楊繪為開封府推官遇事迎

銀緋未斷精敏聲聞益遠又云王安石不悅蘇軾

精敏聲聞益遠又云王安石不悅蘇軾令權開

府舊以推判官二人分左右廳共治一事多為

異同嚴叟創立逐官分治之法自是著為令

京府治中

增求為尚寶世蕃以治中求為尚寶承曉據故事謝之

始怒治中惠政者稱為彌唐先生嘉靖間由鄉舉授

應天府通判進治中先後凡八年大京兆被水患居民餘七戶

多惠政時江寧萬仙永豐二鄉數被水患居民餘七戶

而巳歲課不能辦為築堤開萊得田三千六百畝

惠民莊四募召貧民佃之流移盡還百姓至今賴之

早遊王陽明湛若水之門奉其緒論為諸生規建會於

新泉書院日與講學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觀察嵩

疏請止著為令葛仙鄉立祠祠之

京府司錄事 諸曹參軍附

增持遣宣諭 唐書曰溫造字簡與大雅五世孫也姿表

重倚薦之長慶初以京兆少所降屈隱王屋山張建封烏

見辭曰臣府縣吏也上書請恐四方易朝廷穆宗曰朕

東宮時聞劉總比年上書請恐四方易朝廷穆宗曰朕

吾行諭意毋多讓因賜緋衣至范陽總囊鞬郊迎造為

開示禍福總懼入朝聽自擇官又曰元和和中白

為學士遷左拾遺歲滿當遷帝以其資淺且家素貧聽

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



不諱天理欺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今受詔

黃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

鞠獄宋史云太宗朝趙安仁為開封府司錄參軍事拜

塔錢餽軍又云仁宗朝陳希亮為開封府司錄福勝

用兵願以謹幹聞又云王陟以著佐郎留知陝西

此餽軍以謹幹聞又云王陟以著佐郎留知陝西

尤被待殿奏事真宗尹京時頗不悅及陟代之以謹幹聞

具徭役利害上之韓琦稱其才遷開封府司錄嘉

祐寬恤諸道分遣使者壽曰京師諸夏本顧獨不蒙惠

乎乃具徭役利害上之詔司馬光陳洙詳定條式遂革

大姓漁與府尹同對殿中忠彥再世為相以廢補承

并之弊務郎歷開封司錄與府尹同對殿中忠彥再世為相以廢補承

中徽宗問其家世賜同上舍出身以登第更仕宦者

為之參軍及赤縣丞尉率用貴游子弟驕慢不習事請

易以孤寒登第更仕宦書有宰相器又云龐籍及進

考無過者為之可其奏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有宰相器

封府兵曹參軍知府薛奎薦改法曹以公輔期陽

文忠歸田錄云薛簡肅奎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鑄為府

曹官薛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守秦薛以自隨

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守秦薛以自隨

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錫果至參

事知其能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為開封士

曹參臨事勁正不受請託又云鄭望之登崇寧五年

軍以治辦稱臨事勁正不受請託又云鄭望之登崇寧五年

者奏歸之蔡京欲奪人妾使人諭意望之拒不從

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從兄云家愿父勤國慶曆間與

與蘇軾兄弟為同門友愿紹聖間登進士第元符三年

應詔上書極論時政凡萬言崇寧元年詔籍元祐元符

上書人姓名愿以選人籍入邪下等禁錮不調靖康初

左丞馮濟薦除開封府工曹淳祐間曾孫大酉侍講筵

設官部開監貢為卷一百一十二京府司錄廉官市令

京府司錄廉官市令



因從容及之上改容嘉歎宣取所上書及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賜之

明不設

廂官

**分置八廂** 宋史云韓維在太常與王安石持議不合使為開封府始分置八廂沒輕刑轂下肅

清 **不行庭參** 翰苑新書云邵伯溫撰蔡確傳確字持

後劉庠知開封府責確庭參確謂藩鎮碎除掾屬乃有

此令輦轂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庠不能屈神宗

聞而嘉之後臺官鈹執政奏乞除官上曰 **明不設**

可用不肯階墀見劉庠者遂除監察御史

**市令** **原內史屬官** 長安市長 北堂書鈔云漢書百官公卿

兩令 又云長安四 **祭遵奉法** 元儒知人 東觀漢

市四長丞皆屬焉 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殺之上怒命收遵主簿陳副

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上乃貫之以為刺奸

將軍 王隱晉書云石苞販鐵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

名知人見苞異之歎苞當至公輔由是知名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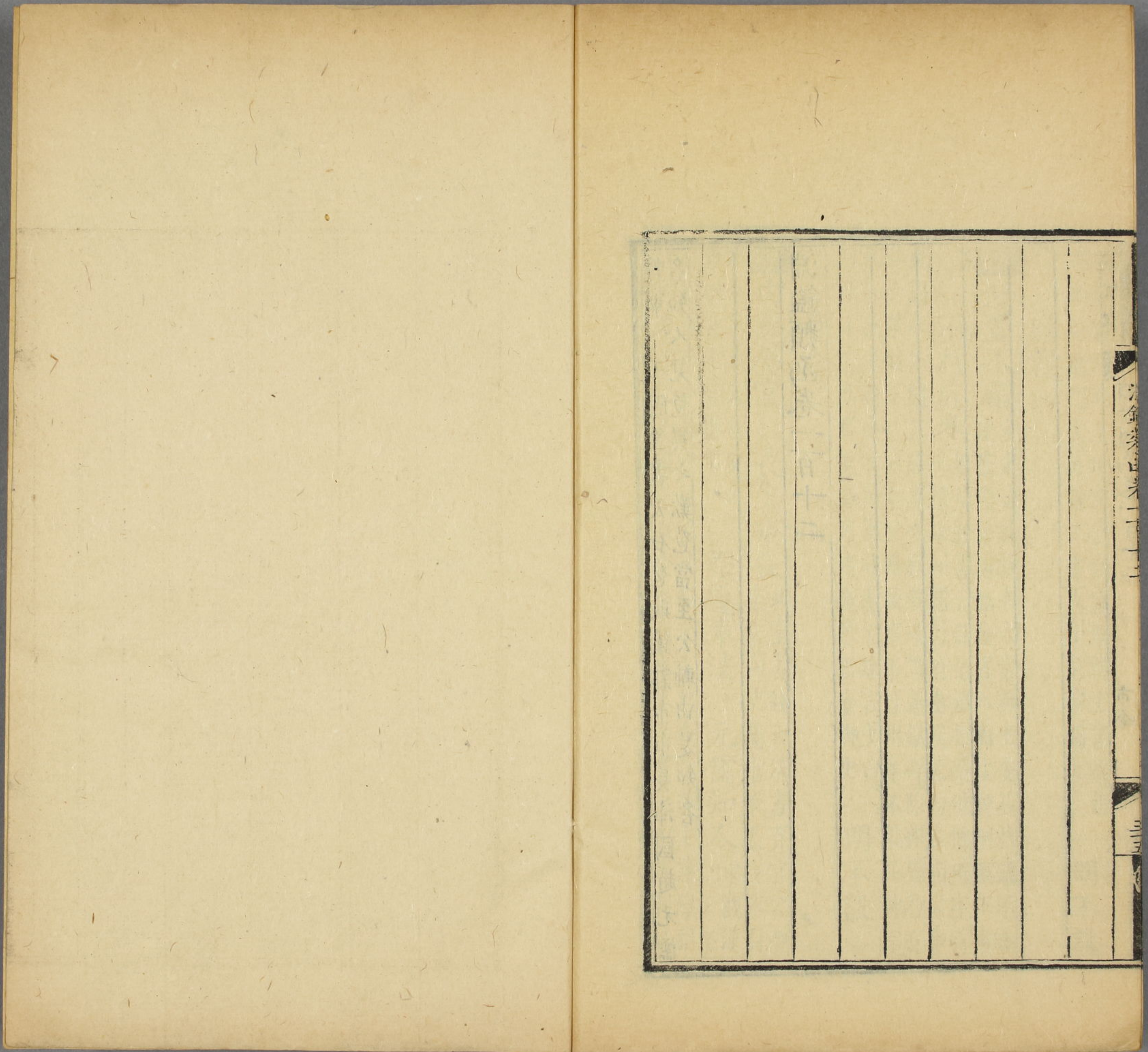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二

市令

三五





金...  
...

...



